# 目录

目录 1

萤惑记 3

一、 3

二、第一个梦（木屋奇谭） 3

三．姐姐 10

四．病起（住院） 13

五．秘密花园 16

六．第二个梦（公园怪客） 17

七．学校奇人（喻洁刚） 28

6.5睡前故事(第三个梦之前) 32

7.第三个梦(最新) 34

8.放学路上（城隍庙） 43

8.1 泳池惊恐症 47

9.杀机（假想） 57

9.1 杀机（黄勇） 60

9.5 关于转生 63

10.夏日小区（在小区相遇） 65

11.江岸杀机 67

11.5 段武 71

11.6 段武（二） 74

11.7 段武（3） 78

12.成长（升到中学，江边事故和电话） 79

13.再次成长（工作，从病中最终恢复） 84

14.姐姐小区的小孩之事 88

15.与鬼脸的重逢（床单魅影） 91

16.与女友的重逢（爱情故事） 96

16.1 家庭和孩子 98

17.再见的段武（1） 99

17.1再见的段武（2） 102

17.2再见的段武（3） 103

18.最后的致意 103

18.2 最后的致意（2） 109

# 萤惑记

“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

搜神记·卷八

## 一、

人生，犹如美妙而又晦暗的花儿一朵朵绽放。

生命中的一切都会变化和转换，时间的流逝改变了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虽然这是如此地明显，但身在剧中的人物是无法知悉的。

走近，走开，没有一刻休息，这就是命运。

平淡的日子中，其实毫无平静可言。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过往里，都潜藏着与之相对应的、持久的痛苦。

## 二、第一个梦（木屋奇谭）

小时候，我生过一场大病。

那时，差不多还在上小学两年级，年纪大致七八岁的样子。由于年纪尚幼，我一直未曾意识到这事件——对我而言——有多么严重。事隔多年，我才突然间明白到，这种病症还真有可能要了我的小命。可在当时，我像所有懵懵懂懂、忧虑勿多、生命力旺盛的顽童一样，丝毫察觉不到自身的处境，而是把那从来也不嫌多的注意力转到其它方面去了。

那时，跟所有小孩子一样，我做过无数个梦。大多数的梦境，就如同清晨的雾气一般，在不知不觉中就消散掉了。其中，遗留至今的、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的，只有三个梦境。这些梦境皆有其出人意表、迂回转折之处，我一直都铭记在心。在我漫长的成长岁月里，偶有百无聊赖之际，这些奇异的梦境便会浮现出来，供我细细回想。尤其，在那似短而长、看似热烈实则残酷的少年青春里，由于在这些间隙中所产生的回味反刍，我开始意识到，这些梦境可能不如我最初意识到的那么单纯。

在开始讲述之前，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对于小孩子来说，其本身就如同一张白纸。如果要写上任何字句，白纸都会无条件接受。唯有在它不再是一张白纸之时，它才会惊奇迷惑——为何这世上还有其它截然不同、迥乎而异的条框和规则呢？

而这第一个梦境，我是到后来才发现，它多多少少跟我的病因有着联系。

我记得，它出现的时候，正是我发病的前一段时期——时隔久远，其实我也不能确定倒底是否如此，但在时间上推断，还有这个梦本身来看，我觉得应该如此。

在这个梦中，我梦见自己正走在通往父母工作地点的道路上。街上空无一人。我似乎正要前去父母那里，但我并不清楚是否如此。我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饼干来吃，一边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

那时，我突然发现，在这条路中间，随着我的向前走动，路旁的水杉林相比于平时，兀然多出了一样东西——有一间棚户竖立在那里。

我不由得停了下来。

看上去，这不像是那种供人居住的棚户，因为它太小太窄了。

“这应该是那种木匠的工作间。”我当时就这样想到。

在我小时候，城市里的人们结婚一般很少直接去商场买成套的家俱，而是东一样西一样地买齐。

有些要求比较高的新婚夫妇就会到乡下请一些木匠到家中，按要求定制一套组合家俱。

这种家俱可能不见得比现在商城里的家俱式样好看，但实用性应该是一点也不差的。

我当时虽然年纪尚小，这种事却也见过多次。

平时隔壁邻居，或是父母同事结婚，父母都会带上我。

听这些大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自然也对结婚的各种琐事有所了解。

看到那小作坊在空旷的大街上如此扎眼，我不禁有几份奇怪。

一般木匠因为都会吃住在雇主家，所以即使需要这种作坊，也不会离雇主家太远。

像这间这样，孤零零地耸立在前后不着边际的大马路边上，还真是少见。

我不禁起了好奇心，想上去看个究竟。

那时，我心中还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轻轻地跟我说，不要去，不要去。

父母和幼儿园老师一直会教导说，不可跟陌生人离开，不可拿陌生人的东西，小孩不要去围观、凑热闹，

虽然记得这些，

但我还是忍不住走上前去，站在紧闭的门边，凑着门缝，朝里望了进去。

我原以为里边没人，

谁知道，朝里一望，里边却有一个木匠。

这木匠背对着我（或者说，正背对着我那条门缝），一条腿正踩着一块木板，用一把锯子正锯个不停。我就这样看了好一会，一会看看对面墙上的小挂件，一会看看因为正在锯木板所以抖个不停的长条板凳，一会又看看木匠那相当高大的背影——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一切都各就其位，这反而教我大失所望。屏息站在那里，不觉也有点无聊，我正准备着转身离开，突然间，便听到这木匠用一种低沉、沙哑而又可怕的音调轻声说道：“我要杀了那个小孩，我要让那家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不禁骇然不已，在门缝边朝后退了一步。我有没有听错，他要杀的小孩是谁，他想让哪家人家倒上大霉？我想转身跑开，跑回家告诉随便哪一个能遇上的大人，告诉他这个木匠可是个危险人物。如果我真就这么跑回去了，可能就什么事都没有。可是，当我正要这么做的时候，忽然间，在我脑中涌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小孩子的想法总是比较古怪）。

那时，我就想到，恐怕这家伙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为什么会这么想，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许只是因为这个木匠的背影过于高大的缘故。一定早有小孩子命丧他手了，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他呢？他既然是个木匠，必定把这小孩一家都处理掉了。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和报警了。那他怎么处理呢？他必定是把这一家人都变成了家俱，为了防止他们复活，他就把这些家俱都拆开，重新组装起来，然后向那些毫不知情的新婚夫妇兜售。

这些想法固然荒谬，却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虽然害怕得要命，可是，那种想亲眼看到奇境的想法却实在令我欲罢不能。对于小孩来说，他们天天都生活在某种幻境之中。

这么一想，我又两股战战地凑近门缝，朝里看去。可是，看了一阵，看来看去，小房子里的东西还是老样子，墙上还是那些东西，木匠还是一直锯他的木板。我突然就想到，要看他是不是做过这种事，其实也很好判断，只要看看他锯的木板是不是有血渗出来就行了。如此一想，我便紧紧盯着木匠的锯子。看了半天，只看到锯子拉动，闪闪发光，其它什么也没看见。猛然间，我仿佛看到锯子上渗出一滴血来。

“这不可能！”我暗自想道。

我再定睛一看，果然那锯子还是如常般光亮，地上也没见到血迹。看着看着，突然间就感到有什么东西出现了异常。

“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吗？”是的，我这样想着，就发现一切变安静了。我这才发现，锯子不动了，那木匠也停止了拉锯的动作。我顺着那锯子向上望去，却看到木匠浑身姿势不变，连脸的方向都不变，却斜眼向我的方向扫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日后不喜欢《水浒传》里鲁智深的缘故。一读到描绘鲁智深外貌的片段，我脑中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木匠。那双眼睛，似乎从毛茸茸的眉毛深洞中向我打探，我不觉一阵毛骨悚然，转身就跑。

我连头也不敢回，依稀听到身边有门吱呀一声开了，这益发让我不敢回头了。大路没有一个人，我只能往家的方向跑。平时这段路也不能算长，大概也就五百米的样子，不知为何，却感觉怎么样也跑不完。

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年纪小，跑不快，可是，总觉得，怎么跑似乎都在原地。跑出一段距离，可我还是不敢回头。

虽然我后脑并没有长着眼睛，可是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让我不用回头看到了那个木匠。

他就站在打开的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跑远。

忽然之间，他开始采取行动了。

只见他轻轻向前一纵，跨了一大步，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

转眼间，他又向前，悄无声息地迈了一大步。

这一步比前一步更为轻盈，迈出的步伐也更宽，跳起的高度也更高，几乎要擦到高高的树枝上了。

他就这样前进着，不出两三步，他就追到了我身后。

眼看就要抓住我了，突然间，他便像一个漏气的娃娃，从脖颈处陡然折成两半，像一片风筝，在空中飘飘荡荡，在我身后紧贴着我。

我只觉得一阵冷风从脑后吹来，等着他抓我，但他就是不出伸手这么做。

跑着跑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猛一抬头，看到前面一条横穿到大马路上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大人，身形高大，朝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脚下不停，向大街方向快步走着，转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

我到那时才想起来：怪不得路上行人这么少，原来正是过年时节，好多人都请假，携家带口回老家了。见那个大人走远了，我倒也没担心多久，因为一转头，就看到我的小堂哥笑嘻嘻地站在路边。见他笑意盈盈地望着我，脸上毫无惊异之色，想必身后无甚危险，我这才敢回头看上一眼。

虽然背上一直有冷意凛凛的寒意，但我回头一看，来时的道路上竟然空无一人，唯有那间小棚屋门扉紧闭，伫立在两排黑影幢幢的水杉之后。难道只是我的幻觉吗？我有几分迟疑，只恐怕，陡然间那个木匠大汉从不知哪棵水杉之后闪现出来。因为心中骇怪，所以只敢胡乱扫了几眼。见不到可疑之相，我心中才稍稍安定下来，心中知晓，唯有尽快把这大汉的怪异之处传达给其他人，方可脱离险境。

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把刚才发生之事讲给小堂哥听。谁知讲不了几句，他便一直笑个不停，前俯后仰，那欢乐之意溢于言表。我不禁有几分挫败之感，同时，又感到莫名奇怪。为什么这么好笑？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原来张口说话的时候，竟然发不出声音。小堂哥之所以笑得如此开心，我想想自己张口闭口、手舞足蹈，却不发声音，必定是他以为我在模仿什么哑剧小品。我心中混乱万分，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应该做些什么，方可让他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低头正在思忖之间，猛然之间，又看到小巷里跑过来一个人。这人一边朝大马路上跑，一边朝小堂哥挥手，神色既欢愉又带着火急火燎的意态。他朝小堂哥喝道：“还不快走，花车马上就要来了！”

这不是小堂哥的好友吗？我方才认出他来。我时常看到小堂哥和他一起放学回家，他们经常约着一起出玩耍。至于说到花车，在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各个企业单位都会应本地政府要求，装饰一些花车彩车上街游行，带动节日气氛。那一年也不例外。

还没来得及拉住小堂哥，他就立刻转身跟着他同学飞快地跑远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知怎么办。我本来还想跑回家去，跟随便什么大人把这事说一说，但转念一想，正好在这种时节，恐怕家里也没有人，邻居可能也如此到街上去看花车了。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那木匠的那个小孩，可能说的正是我吧。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有这种念头，我只记得在童话书里，说是女巫在林中制作了糖果屋，专门吸引那些好奇闯入的小孩子。难道说那个木匠也是如此吗？想到回到家中，说不定那木匠就可能尾随而去，我暗自骇然。这就是木匠始终不现身的缘故吗？难怪我背上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凉意。

想到独自待在此处极其危险，又不敢跑回家去，那就只能到大街上去了。那里应该有很多人。如此一想，我便拔腿向大街方向跑去。人多的话，那木匠就不敢把我怎么样。纵然说不出话，但我还可以用手势，一定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

等我跑到大街上，放眼望去，大街上竟然全部都是人。这些人站在马路两边，全都面朝大马路，等着花车经过。我找了找小堂哥，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这两个家伙看都看不到人影，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只要躲进人群里就行了。”我这样想到。似乎花车就要来了，人群一阵涌动。我看准机会，就一头扎进人群。可我挤不到前边，就这样被夹在中间。由于人小身短，个头勉强接近大人的长裤口袋，我只能跟着人流浮动。不过，我倒没刚才那么害怕了。人这么多，有什么可怕的呢？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在人流中起起伏伏，眼前基本只看到大人的后裤袋，还有一闪而过的马路护栏。骤然间，只听得左边一声炮响，有人叫道：“花车来了！”。人流随着这声呼喝，陡然向左边猛地一挤。我也想瞧上一眼那个花车，不觉也朝前挤了一下。就在那时，我发现，我已被挤出了人群，正站在人群的最外侧。

我心头不免一惊。回身望去，那间棚屋依然伫立在不远的水杉树下，门扉紧闭。后面的小路上也看不到一个行人。我轻轻松了一口气。在转身正在考虑如何才能重新挤进人群的时候，就在那时，仿佛有一阵风从我头顶吹了过来，好像有一股力量促使我低头朝下看去。我低头一看，突然发现，脚上穿着的小皮鞋不见了。那是外婆给我的小皮鞋，穿上之后还颇为神气，为何一下子就不见了呢？我把脚试着一翘，啊，还好好穿在脚上呢。

我到那时才明白过来，我已被人拎起后衣领，提了起来。

如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在一片静寂之中，空气中传来微微的颤动。我生平头一次，从那个角度，目光越过了众人的肩背，望向了之前一直看不到的大街。

一排长长的车队在我眼前的大街上缓缓地逶迤前行，左盼右望，仿佛都没有尽头。

我细细看那正在我面前的花车。

花车上的造型，已记不清是什么内容了，无非就是鲤鱼跃龙门，或是嫦娥奔月之类的常见形象吧。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个站在花车上、时不时扶正一下那些花灯的工作人员。

他似乎看到了我。

我觉得，全场就只有他注意到了我。

只是一瞬间，他流露出吃了一惊的样子。双眼从那种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突然间变成了某种颇为震惊，又极富同情的神情。伸手作势向空中一指，仿佛是在警示我，又似乎立即就是喊出声来。

我转回头一看，那个将我提起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木匠。他那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正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手中正提着一把闪亮的斧头。

我吓得大声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身边看花车的人们因为背对着我们，仿佛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形。

“难道他刚才就一直站在我身边吗？”我突然想到。

几乎没有迟疑，这木匠挥动手臂，抡起短斧，向我砍了过来。

在一阵手忙脚乱中，我醒了过来。身上全是汗，天还没亮。

  其实，这个梦已预示了我不久后的病症：我在梦中说不出话。梦境往往与做梦人身上出现或未出现的疾病有关，比如你经常梦见自己在水中走，可能你有严重的关节炎；经常梦见自己从高空坠落，就有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但我找了很久，在梦中说不出话、发不出声音，书面上并没有对应的病名。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谐音，“声”这个字难道不是跟“肾”谐音吗？

## 三．姐姐

我有一个姐姐。

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姐姐就上初中了。在我记忆里，姐姐的面容始终都是老样子。当我朝岁月的深井中望去，我觉得她始终都没有改变过。可能是祖传的基因（外婆八十多岁去世时，头发依然还是黑的），另一部分可能也是我过于熟悉她脸上的变化，以至于视而不见了吧。

小时候，我有一盒动物饼干。小孩子的乐趣可能比较奇怪，我那时的乐趣就是每天朝这盒饼干抓上一把，如果能抓上小白兔或是小鱼饼干，我就份外高兴。这种动物饼干盒，里边有不少小动物的样式，小兔小鱼、小鸡小羊，种种你能想的小动物，基本上都有。当然，现在想一想，可能最多也只有十多种，可在当时我那小小的心里，这盒饼干简直是产生小动物的奇境，说它是爱丽丝的兔子洞也毫不为过。我每天都期待着从铁皮盒里摸上一把，然后把手摊开，手上的一把饼干中赫然有一只小兔或是一条小鱼。我也不知为什么，在那时，就是喜欢小兔子和小鱼。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摸上来一只大象饼干。

我不喜欢大象，无法解释原因。非要给出理由，恐怕是当时觉得大象如此之大，大概也是很笨的，远不及小兔和小鱼灵活。这可能算是小孩子的偏见吧。后来，我有一个女同学给自己起外号叫做“大象”，我真是无法明白这种行为。当我问她为何要给自己起一个如此惊世骇俗的外号时，她说：“大象不可爱吗？我的铅笔盒和书包上全是大象。”不，我在心里回答，怎么会可爱呢？当然，现在来看，她喜好大象的理由跟我讨厌大象的理由同样不着边际。这也许就是我当时没有回驳她的原因吧。

有一天，我就坐在父母的床上，玩这个捣动物的游戏。正好妈妈经过，看到我正做的游戏。可能她没有了解我游戏其中的意义，她只是循循善导地跟我轻声说道：“为什么不分给姐姐一点饼干呢？”说完，她陪我坐了一会，就走开了。

听了她这句话，我迷惑了好一会儿。我倒不是说不想分饼干给姐姐，只是听妈妈一说，顿时想起，姐姐的确从来也没有碰过我的饼干。这并不是小孩自私不自私的问题，我从来也考虑过要把这盒饼干据为自有。我只是迷惑，如果我分享一些饼干给姐姐，那不是意味着这一整盒饼干都属于我了吗？

可是，我还是挑了十块饼干。没错，正是十块大象饼干。当我把这些饼士递给正在做作业的姐姐时，她只是回过头来，轻轻地“哦”了一声。这声轻轻的“哦”似乎在房间里停留了很久。我转过身返回，脑中却奇怪地泛起姐姐接下饼干的表情。那种表情几乎就是没有表情，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可是我却知道姐姐脸上有一道很难观察出来的笑靥，可是我同样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要知道，我可是挑的大象饼士呢，难道因为大象饼干比小兔小鱼要大的缘故......

等到第二天，我去了幼儿园。待我伸手摸进口袋，突然就摸到了口袋里有东西。我低头一看，整整齐齐的十只大象正躺在我的衣袋里。我一点也不高兴，给了姐姐为什么不吃呢？亲爱的大象，你为什么要回来呢，你叫我怎么喜欢你呢？我一口气把这些大象饼干全吃掉了。

等到我成年了，我偶尔就会想起这盒饼干，想想它带给我的快乐，想想它带给我的迷惑，我想也许有朝一日我的小孩，还有姐姐的小孩也会喜欢这种饼干呢。我四处寻找这种饼干，找了很久还是无处可得。在淘宝上也找过，虽然也有小动物饼干，品种却廖廖可数，也只有看到小熊小猴的了。难道这种饼干终于停产了吗？想到如此，便有一种无以言之的遗憾。

哪个小孩子不怕黑呢？我小时候怕黑怕得要命。

有一段时间，我害怕上厕所。那时的公房，似乎设计都不够合理。厕所的气窗开得很高，尺寸也小，白天把门关上，竟然有一种被关在牢笼里的感觉。从气窗投下的光线，稀薄脆弱，显得四周影影幢幢，仿佛有无数魑魅魍魉埋伏于其中。在小孩子眼中，只要你轻轻一动，每一块阴影便可以变为真实的形像，转眼从中突兀而出。更令这雪上加霜的是，爸爸安装的电灯。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爸安装了一支红色的灯，它可以用来冲洗照片。可是，令我不明白的是，他还安装了一支绿色的灯。这两盏灯每一盏开起来都有一种奇效。红灯打开，地上和墙上都是一片可怕的红色，好像刚才这里发生过一桩惨案，而绿灯开起来，令我觉得每一处阴影后面都躲藏着一个绿发恶魔。如果两盏灯一齐亮，就好像是召唤魔鬼前来聚会的信号。

如今我已长高长大，回想从前如此胆小如鼠，心中也不免感慨。我还是我啊，今日的我，固然是不再为之恐惧，但从前那个害怕的我，依然还是现在这个不再害怕的我啊。他依然存在于我体内，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他依然还是我的一部分。想一想这些，居然可以共存，不禁感到不可思议。

我害怕这些，但是我不得不上厕所。我就跟姐姐说，希望她能够在我如厕之时，守在洗手间门口。没想到，姐姐居然答应了我。

她难道就不怕黑暗吗，不怕气味不佳吗？

我这样想着，但我从来也不曾深究此事。

那时，抽水马桶还不曾似今日这般普及。既便我们当时住的是，在那个时代，条件相对来说不错的公房，一般情况下，厕具也是蹲式的。抽水马桶，对于从前的如厕方式来说，其改进的，主要就是比较可以隔离不佳气味。

就这样，每当我静静地蹲在那里如厕，在我一身轻松地胡思乱想、神游太虚之时，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突然有一次，在我回过神之后，抬头一看，发现门口的姐姐不见了。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慌乱之中，我连裤子不拉了，一把抓住，顾不上体面，一径向门口跑去。刚跑到门口，就看到姐姐急急乱乱回来了。

原来，她去开走廊上的电视机。这样，她就能一边等我，一边看电视了。

这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安安稳稳、心平气和、优哉游哉在厕所进行我的奇想，而姐姐也不至于太过无聊，开开心心地看她的电视节目，吸收一些新鲜知识。

我们俩，就好似伴生在怪物悬崖上的两条花，她伸长了脖颈，在山风中摇曳，而我则专注于脚下，一味向山中的小涧低头折腰。

## 四．病起（住院）

自那之后，过了没多久，我就生病了。

其实，最起初，我还不能意识到自己生病了。我只记得，那天我和姐姐正在大吃螃蟹。我和她，各坐餐桌一边，眼前放了几大碗外壳通红的螃蟹。只有我们两人在桌上，爸爸妈妈似乎还在厨房，忙着烧菜。姐姐又在表演吃蟹的绝技，看着看着，突然只觉得头昏脑涨，眼前的景物似乎变得飘忽起来。我稍想振作一下，却发现自己在慢慢地沿着座椅向下滑。由于我年纪小，个头比较矮，我家那八仙桌又格外高，那时吃饭，给我坐的座椅上，通常会再加一个小板凳。我就沿着那个台梯一样的轮廓，缓缓地向地上滑去。那种奇异地、如坠云里雾里的感觉，至今难忘。好像穿了一段又一段云气缭绕的通道，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了。那时，只想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但是，心中却又明白，如此这般，状态倒底还是与往常不同，最好还是不要睡觉。要不是那地板有点凉，我觉得我应该是会睡着的。我试着，想翻一下身，但是徒劳无功。手脚都用不上劲，但又觉得，身体之外好像环绕着一个浮肿的外壳。

姐姐似乎还没有发现我的情况。她多半是在专心致志地吃着她的螃蟹，又或者，她以为我是在自己闹着玩，没什么警惕之心。

我就在地板上躺着，地板上的凉感慢慢变成了一种飘忽不定、时强时弱的感觉，让我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的姿态。但是，那种朦胧的睡意似乎也更为强烈了。周围愈来愈来安静了，安静得我只能听到姐姐在吃螃蟹的声音。

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只过了一瞬间，妈妈的身影便走了过来。她轻轻扶起我，一开始，她肯定以为我是发烧了。我感觉她的额头向我凑过来，轻柔地贴在我的额头上。每次发烧，妈妈总是用这种方式检查一下我的体温。一接触到妈妈温暖的额头，我不由得全然放松下来。好了，妈妈来了。我的下坠停止了。想到这里，我便放心地睡了过去。后面的事情，怎么被爸爸抱起，怎么送到医院，一概是想不起了。

等到我回过神来，我已经住院了。我躺在一张白色床单的床上，被单也是纯白，四周也是一片雪白。每次发烧感冒，我便总想着我要住院了。现在，我就在医院里，我不用上学了，而是醒过来就在医院，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

我只记得，我住的是一个六人的病房。我对面，是一个行动似乎都有困难的小孩。我侧边，是一位带着黑边眼镜的叔叔。除此之外的病友，就好像墨水落在宣纸之上所呈现的边缘，我已不太记得了。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从住院到出院，这两位是陪伴我最长时间的病友。而其他人，要么没有什么特征，要么出院很快，这样的话，很难在一个小孩的记忆中留下印象。

我并不喜欢那个跟我对床的小孩。在我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就没见过他下过床。他不但行动有困难，就连说话，也气若游丝，几不可闻。偶尔见他身边相伴的妈妈，紧贴着他，让他附在耳边说话，我才能知道，他原来还能吐气说话。甚至连这种情况，都绝少得见，大半情况之下，他都是半躺着，两臂放在身侧，手指似乎都懒得动弹一下，只是直视着面前的空气。但你知道他还有意识，因为当你从他床边经过，他那双眼睛便蓦然一动，刹那间流露出生气，附带着某种从梦中惊醒的错愕。

老实说，他这副病怏怏的模样，让我多少还有点害怕他。除此之外，更多的情绪，应该是我不喜欢他。每次，当我快步走向门外，我都能感觉到，在我背后，他和他妈妈的视线一直追随着我。我回头一看，果真如此。

他妈妈梳着一个黑色的发髻，那发色，跟她那苍白的脸色形成对比，显得异常乌黑稠密。她陪伴着那个小孩，保持端坐的姿态，配合着那小孩直视的目光，用她那双眼，带着无以言表的忧伤，紧紧追逐着我的身影，那意思好像在说：来吧，来吧，来陪我们玩一会儿，只玩一会儿。

见到此情此景，就如同现实中那些怯懦的大人们一般，我但求眼不见为净，立刻转头就走。别以为小孩子心肠柔软，有时候，孩子们何尝不识残酷呢？

如果是妈妈在场，她必定会劝说我，让我上前去跟那个小孩儿玩上一阵。如果是爸爸，他压根就不会发现这种事。要是姐姐看在眼里，她也绝不会像妈妈那样试图劝说我，她可能自己会去陪那位妈妈说一会儿话。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我自然可以由着我的性子，想不搭理就不搭理。对我来说，只要出了这道门，即是海阔天空，另外一个全新世界，我为何要陪着那个病小孩玩呢？

由我对他的那种态度，我也深深知道，我的处境与他相比，并无半分不同。谁会喜欢一个病小孩呢？唯有表现得不像一个生病的人，才能给人乐天知命、乐于亲近的印象。那种想法，即便对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也好似如鲠在喉，利芒在背，是一种巴不得早早丢开的重担。

只要踏出了病房这道门，自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在这个世上，还有好多东西好多地方值得探索，我转眼就把那小孩抛至脑后。阳光明媚，正是四处游荡的好时节呢！

我应该很快就找到了新去处。

跑下了楼，要跑过楼下的一片桃花林。说来奇怪，在我记忆里，那里盛开着一片灿烂的桃红色花朵，可我记得，那时正是秋季。秋季怎么可能开桃花呢？到了后来，我才发现，海棠也可以开得似桃花一般如火如荼，而且那花朵与桃花也相差无几。

医院后面，有一个公园。已记不得如何发现这个事实的，只记得发现之时那种难以描摹的快乐之感。有时，地理上的碎片会通过记忆补全，就好像你穿街过巷，你之前并未走过这条小路，但你凭着记忆，立刻就能推断出，这条小路的终点，正是你想去之处旁边的小径出口。

有一条小河横在医院和公园之间。在这个都市中，各种河浜并行交错，到了这里，也出现了一条。

小河上横亘着一个水泥堤坝。这个堤坝，倒底有何作用，我一直心存疑惑。它是用来挡水的吗？看样子不像，因为夏天水涨，两边的水位是一样高的。它是用来挡路的吗？更加不像了。它侧边有一排铁钩，如果是夏天，水位高，这排铁钩被水淹没，可能不会被发现。可是，那时正是秋季，水位下降，如果你走得小心，能够鞋底不沾水地走到对岸去。就算是在夏天，只不过是淌淌水的事情，也能到达对岸。

## 五．秘密花园

每次像走钢丝一般走过那堤坝，跑进对面那片小树林，我都是神经紧绷，步履匆匆。在我进入树林层层屏障的最后一道之前，我总忍不住回望一眼，以确保没有被什么意外出现的人看见。

实际上，我做得很好。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没人会去注意一个小孩，我才能够屡屡得逞。也有可能，是我只在四周无人之时采取行动。那样，被发现的机率，自然小之又小。有些时候，我也会朝楼上的窗户飞瞟上一眼。通常，并无所获。

公园，处处都有小孩子的仙境。

在树林出口处，有一处水池。池中的小鱼跟其它地方习性不同。其它池中的鱼儿列行排队，在水面上造出种种涟漪。这个小池的鱼，看到你趴在池边，就会静静地头向上垂直附在池壁上，好似准备好了，要听你跟它们说话一样。也不知这种鱼是什么品种，每次看到这些小鱼像蜻蜓一般簇拥而来，心中总感神奇万分。

只要不远处的花坛处稍作逗留，便可看到各色蝴蝶纷飞流连。如果能看到从前少见的品种，免不了心头痒痒，非要手到擒来不可，可惜那种珍稀蝴蝶也是灵动异常，一击不中，往往远走高飞，转眼不见。

河边垂钓之人稀稀疏疏，每隔几十步就有一个，好似比拼耐力的木桩。我时常寻思，这是个多么无聊、多么磨练耐性的活动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大人如此热衷呢？次次前来，这些人每次都仿佛跟上次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匆匆跑过这一条条赛道，生怕万一有鱼上钩，有哪个老头儿猛地一抽，那鱼钩就正打在我头上。

这河道边，长了一棵不知名的果树。有一次，我见钓鱼的人比较少，就找了一处栏杆去采那果实。那落脚点，前几日就被我看好了。伸手勾到了离我最近最低的浆果，我也没舍得摘下，因为那果实真在是太可爱了。好似一朵果冻红的绣球花，果肉像一丝丝外翻的柑桔，晶莹澄澈，妖艳欲滴。看看左右无人，我便轻轻舔了一下。事先我倒也想到过，这树上结满了果实，想必滋味不会顶好的。那细长柔软的果肉被轻舔了一下，我觉得几乎是淡而无味的，心中颇有点不太满意。本想再舔一下，却看到一只金龟子飞到邻近的果实上大啖不已。见此情景，我顿时大倒胃口，转身就跑开了。既然金龟子也能吃，我也没想到这果实有什么毒性，谁知，就此开始，我隐隐腹痛了一下午，吃了晚饭，才觉得勉强好了一点。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每次见到那棵果树，都会绕道而走。

路程不断向前铺展，我们要跑过河堤，要穿过篱笆，要经过那棵果树。

## 六．第二个梦（公园怪客）

就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古怪之事。

在淡金色阳光的映射之下，我坐在差不多靠最后的一排座位中间。向上望去，枝障叶叠，绿意宜人。那剧场外小树林的树木，竞相将长短枝条伸展进来，好似一顶帐篷在我头顶铺开。我端坐其下，偶尔一阵微风拂过，只听得身后头上，传来树叶飒飒作响。那声音细碎轻幽，令到仿佛坐在树下的我，好不惬意。秋天那温和甜美的气氛，从树叶间穿梭而过、外加上如此蹑手蹑脚的柔和清风，那时直令我有点晕晕欲睡。

正在迷迷糊糊之中，忽然就听到在一片万籁俱寂的背景之中，传来“叭嗒”一声轻响，好像有一道门被打开了。

我心头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一种无以名之的奇异之感油然而起。

要知道，我来此处可不止一次了，对此地可谓熟门熟路，了如指掌。可我却不曾记得，在这小影院目力可及的范围之内，有什么房间可供寻幽探秘的。别说房门，就是那种透光透影的大铁门，都未曾得见过。

而这开门之声，伴随着其后发出的“吱呀”之声，虽然我还未曾眼见何事，却可以听出，那是一道房门，正从内向外打开，有人正要从中走将出来。

我满腹疑惑，睁开眼来，抬头一看。在那小影院的舞台之上，靠近侧边之处，不知何时，竟然有一个房间。

那漆着金黄油漆的房门，正在向外缓缓打开。

“什么时候有这个小房间的？”我心中迷惑不已。我奇怪自己，为何从前，居然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如果我早知道这里有个小房间，说不定我就不会把这里当成是我游戏的乐园了。小孩子们自然明白，没有大人的天地是何等自自自在，又多么难能可贵。这里既然有房间，即是意味着有可能会有大人在此出入工作，那游玩的空间自然是要受拘束很多了。

一想到我从前在此大喊大叫，纵上跳下，说不定早有人知道看到，我心中顿感颇不自在。

想想那种侧间，也不是没见过。一般放露天电影，都有个小房间放一放影片或设备之类的，倒也不算太出奇。

“有便有了，既然如此，也不得不接受，大不了下次不在这里玩就是了。”我心中这样想道，不觉便把念头转到别处去了。

我坐在那里，抬头再看。一面感到万分尴尬，一面又难捺那份好奇心，不禁想看看那房间里走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儿呢。

房门打开了。

只见从房中，缓步走出一个人出来。这人中等身材，肤色甚是白皙，年纪介于青年与壮年之间，看上去身手矫健。我已记不清他上衣穿着什么，只记得他穿着一条泥黄色长裤。在他左手上，拖着一个长长的褐色布袋。那布袋又长又窄，应该是空空如也，软软地垂在地上，被他一步一拉地拖着走。

我紧盯这个人瞧个不停，心中暗想：“奇怪，这人穿着，可不是公园的工作制服。”我在公园玩耍日久，其间见过的公园工作人员也多少有些脸熟，但我感觉从前并未见过此人。

“看上去，也不太像是清洁工人啊。”我思忖着。

这人缓缓踱着步履，我好似被迷惑住了，一动不动地瞧着他以这种平缓而坚定的步伐走着。不知不觉间，他慢慢从门口走到了放露天电影的小舞台边缘，停了下来。到了这时，我这才猛然想到，似我这样目光直直地盯着别人，未免有一点不太礼貌。

正在寻思之间，只见那人乍一抬头，朝我坐的方向飞快地扫了一眼。

刹那之间，好似一层薄冰在我周遭轰然凝结起来。

就在那时，我预知危险的蜘蛛神经，剧烈地震颤了起来。

“有什么不对劲！”

几乎是不加思索，我抬头朝出口的方向望了一眼。

我坐在差不多最靠后的几排座位、几乎是正中坐着的位置。出口在我的左侧，我要横向跑过几个座位（一排座位大概有10个座位左右），再纵向向下跑过七八排座位的侧边斜坡，就可以跑出门去了。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个L形的路径，并不难跑，也不算很远。

我两腿一伸，悄无声息地从座位上滑了下来。我本想从座位的缝隙间，再次偷偷朝平台上看一眼，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我心中不觉害怕起来，那人朝我望过来的一眼，泛着森森寒意，教人不寒而栗。

我努力低头，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踪。那时，我年纪小，体格也甚小，但尽管如此，我也必须要尽力束手束脚，才能够在座位背板后面隐住身形。由此可见，那小影院的设置是有多么简陋。

几乎是半匍匐状态，我还是想了一想。到底，是要手脚并用爬到座位出口好呢，还是这样半蹲着出去好呢？

人们在最危急时刻，并不见得总有相对应的情绪和举措。在这种时刻，人们跟平时一样，会做出错误的诀择。究其原因，人们未必会意识那一刻是他人生悠关的时机。就算意识到了，也可能会因为缺乏经验而错误到以为：那一刻实际上并没有多么危险。所以，人们常常事后惊出一身冷汗，而在当时却浑然不觉。

手脚并用，应该是速度更快的。可我当时想到，要是手脚和衣脚被弄脏了，回去不知道医生和护生会怎么说我——那样可是一件大麻烦事——便决计不用。当我用双手扳着双膝，一点一点挪到路口的过程之中，我竟然有一会把这紧急之事抛至了脑后，一心只觉得如此行动颇为有趣，心中雀跃不已。

本来，小孩子忘性就大，又加上常在的顽皮之心，一般不会注意到事体的轻重。

当我这样半蹲着走到尽头，这才想起我究竟为何如何。我伸出头出，朝平台上望了一眼。只望了一眼，我的心便凉了半截。

每当看到电视里报道地震、火灾，看到衣衫不整、惊魂未定的人们，我总会想起我当时的那一幕。这仿佛是人生中的某种预演，告诉我在面临危机时刻，我应该怎么做。我突然间万分后悔，后悔我自己竟然在意弄脏裤脚这种细枝末节。我能够理解那些人，在楼摇壁动的时候，在火舌肆虐之时，哪里顾得上体面礼仪，脸面舒适。只要稍一迟疑，即刻命丧黄泉。

可是，再要说这种话，为时已迟。

我转过头来，向他望去。虽然我心中害怕，却也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想要做什么。谁知道我一抬头，他那双冷冷的眼光便向我横扫而来。刹那之间，我只觉得胸口好像被什么尖锐之物一记洞穿，痛得我俯下身来。等我手抚胸口，感觉被伤害的地方却又毫发无伤。我只能记得，那满满的恶意从他身上向我喷涌而来，我一时之间，竟然感到难以接受。

就在那勿勿的一眼之中，我记得他穿着一条黄色的长裤，左手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褐色麻袋。那麻袋里边什么也没装。平日倒也见过环卫工用过这种麻袋，一般用来装树叶这种较轻、又有点体积的杂物。此时，它却干干瘪瘪，半搭在地上，被他一拉一拖，竟然如同活物一般。

我见那麻袋的长度，不觉心中一沉：“难道，这袋子是用来装小孩的？”如此一想，心中骇怕不已。

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稳如磐石，又疾如流星。他每向我踏出一步，我便觉得，我的生命也因此而缩短一分。在我小小的宇宙之中，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好像日月星辰一般，紧紧将我环绕。我就像舞台正中的主角，被一道光芒笼罩。因为他们，我感到安全和温暖。此刻，这人每向虚空走出一步，我小小宇宙中的光亮也随之一盏盏地熄灭。到了最后，全部灯光熄灭，连头顶的灯光也熄灭了，只剩下我一个，匍匐在地，陷身于一片漆黑之中。可他依然还是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难以阻挡，不可抗拒，只吓得我张口结舌，动弹不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逝去了多少时光。在我的世界里，日落星沉，岁月更替。我好像飞行在一片广袤的宇宙之中，呼呼而来的风，吹得我几乎睁不开眼，但我不得不继续保持平衡。忽然间，一阵罡风猛然向我袭来，我控制不住便向后坠去。可是转眼间，我又恢复了常态，得以继续在这片虚无之中前行。

谢天谢地，多亏了这段漫长的时候，我感到有一部分的我，似乎已经从最初的惊骇之中渐渐苏醒了过来。

“这不对。”我暗暗想到。至于是哪里不对，我竟也一时无法说清。有一种执拗的感觉告诉我，我不应当陷身于如此境地，这种执着的感觉同时又要求我找到奇异的根源所在。

“从哪里开始呢？”我不禁自问。

如果你遇上了越解越乱的算术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没错，从头开始。

最开始，让我感到奇怪的地方，不就是那突如其来的开门声吗？

可是，那道门有什么古怪之处呢？

我本来就面向那平台，只要稍稍头一转，那平台上的一切便一览无遗。怀着这个疑问，我不免细细将那台面来回扫了几眼，却依然不得要领。那台上从前是什么模样，现在依旧是什么模样，好像从来就不曾改变过。我心头正诧异之间，只觉得好似一阵轻烟缭绕，有一个我突然离体而出，站在了平台之上。

这对于旁人可谓离奇之事，于我而言却习以为常。在学校上课之时，有时见同学站在黑板面前踌躇万状，抓耳挠腮，眼见答案就在眼前，他却解答不出，心中自然替他心急如焚，焦燥不止。在那种时刻，偶尔，我便会有一种幻觉，仿佛自己蓦然化成了一道幻影，站在黑板之前，帮他写下正确的答案。

但是，此刻的这个我，似乎又有一些不同。他转头望向我。转眼之间，我们俩人的视角交换。我突然站到了平台之上，看到我自己半蹲在差不多倒数第二排的过道上，那黑漆漆的眼神似是紧张难堪，又似漠然忍受。情形已到了紧急万分之时。

就在这时，我又恢复了自己的视角。我心中明白，这个幻影支持不了多久。从前遇上这种情况，多半几秒钟之后，只要同学心神一凝，或是我稍有动作，这似是人影的幻觉就会消散。我心中暗暗希望，但愿他可以多停留一分，哪怕只多停留一秒也好。可是，我的愿望没有实现。转眼之间，他就像我从前体验过的那样，在平台之上，在我眼前，湮然而灭，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刻，我又是独自一人了。

我不禁强压心神，暗自宽慰自己：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家伙就算出现了，其实也没什么用的，什么事情还是得自己来。如此一想，便又抬起眼帘，细细审视那平台上的房间。

秋天的阳光虽好，此刻却杳然无踪。天色似乎突然阴沉了下来，那房门在灰色的水泥台上，跟大多数房门一样，漆着亮黄色的油漆，格外显眼。我凝神看着，这才注意到，其实这房门也用了不少时日了。它上面大大小小，有几处油漆剥落。破损程度厉害点的，露出下面的木板。一处地方，那门板接驳之处似乎还裂了一条大缝。

虽然有这么一两个难看之处，我却觉得，这房门没有什么异常可疑的地方。我移转视线，朝那门内望去。可是这时，却好像迷迷蒙蒙，连门框都看不清了。正在全神贯注调整视线之际，我的那个分身又在门边，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多半是自己比较专注，他才出现的。考虑到这一点，我益发屏息静气，连手指头也不敢动一下。只要几秒钟时间，说不定那就够了，这次千万不要消失啊。我暗暗对他说。这一次，他没有消失。他连头也没有回，就轻轻走进了房间。我好似也变成了他，身如轻烟，静静走了进去。

门边，放了一张书桌。那书桌通身漆着红色油漆，油漆好像是新刷不久，抽鼻一闻，似乎还有轻微的油漆味道。质地并不像是木质的，样式倒是常见的，左右两边各有两个抽屉。灰尘满布，只有中间那个抽屉好像是经常用的，上面没有灰，颜色比四周要亮上不少。书桌左边台面上，不知为何，好像是刷的时候，滴上了一大堆油漆。高耸着，好像一堆红色的瓜子被粘在一起。我心中不觉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会容忍这种东西出现？如果是我，我必定会日夜用一把平尺，把这块平川之上的小油包铲平。若不如此，心情必定不会平复。

我本想拉出抽屉，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但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中间那抽屉应该是放着一些个人的私密之物，比如日记之类的杂什之物。那样的话，抽开查看，必然不好。再看看两边的抽屉，竟然也没有想去打开的想法，总觉得里面就应该放着一把锁，或是几个零件之类的东西。

让我感到奇怪的东西，不在这里。

我又向里面走了一步。

在向前迈进的片刻时间，我朝房间深处望了一眼。那房间似乎还有一定的深度，房内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有相当长的距离，差不多七八步的样子。光线太暗，匆匆一眼，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在房间尽头，开着一扇窗户。那窗户透出外面白晃晃的光芒。

我转过身，打量着书桌旁边耸立的东西。那是一个货物架。货架相当高，架层间隔也很大。我看了一眼最下面那层。那里放着一个纸箱，差不多放下两个枕头的大小。一样的尘埃满布，我心中暗想：这么多灰尘，里边要是放了东西，必定不是常用的。心中想像打开纸箱的样子，势必尘埃扑扑，不禁眉头一皱。有一种感觉告诉我，那个点题之物，也不在其中。

我那时身量矮小。在家中，我需要踮起脚来，视线才能跟家里的书桌台面平齐。这里的书桌大致也跟我家的一般高矮，但这个货架的第二层竟然比书桌台面还要高。这也是颇为出奇之处。我抬起头来张望，不知为何，居然有一种暗暗的期待：我等的事物，就在上面。

我踮起脚来，顾不得架上蛛网灰烟、脏乱不堪，伸手去够那第二层货架上的东西。一面摸索，一面心中暗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把剪刀，还是一捆绳索，要么就是几把匕首？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是为什么呢？我的手指在灰尘中探寻，觉得那里似乎空无一物。我不禁想再朝里摸一下。我努力踮高脚根，另外一只手也搭在货架边上，好像整个人都吊在上面一样。

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一件事，一件我非常熟悉、但却被我遗忘之事。

要知道，这个露天影院，其实也处于众多通道的交汇之处。但是，在这条通道走动的人，并不多。由于它门口的九曲回廊过于曲折，又加上面临一片湖水，益发显得此处僻静幽深，寒气迫人。实际上，江南园林大多有这种临水迂回的走廊，也是中式园林的一个特色。因此，在大多数公园之中，都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景观。但在这里，道路两边树木成林，绿荫环绕，走廊本身亦有几株紫藤蜿蜒其上，结荫其下。给人的感觉，除了烈日当头的夏季，其它时令一概荫蔽过度，暗影重重。只有热恋的情人们喜欢这里。一是本身行进路线长，二是为了不止于遇上情侣，见到一番亲亲热热的情形，人们一般会选择绕道而走。

但是，青天白日，情侣们可不会出现。大白天，出现在公园里的，本来人数就不多，而这些人又一大半是老年人。论到这种幽暗之处，老人们一般是不喜欢前往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条露天影院门口的走廊，算得上人迹罕至。而我，前往此处，则是为了避开眼目，降低被医生护士们发现的风险。虽则我从未被哪位医院的人儿活捉现行，但我总是下意识地觉得，这种脱逃之事，大半还是要小心行事才好。如此这般，我就才欣然而往，愉快地将此地列为安全之地，几乎次次都要从这里经过，难怪是绕道，我也偏爱到此借光开路。

这九曲回廊，刚来此处的人可能会被迷惑。正是因为轻车熟路，我才会得以了解，这一曲三折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通畅的大道。只不过，在这条路上，分别用缕空雕花的围墙加以分隔，才造成了一种迂回深遂的假象。我想，要是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我站在通路的这头，另一个站在那头，我们一定可以望见彼此。

如果我们平日能够顺着这通路望见彼此，亦是说明，这分隔内里影院和外面走廊的墙壁是平坦通畅的。但要是朝影院的墙面上有一道门，门内有房间，那么，站在这两端的那两个我，是无法看到彼此的，因为在这朝向走廊的墙外，中间必然会有一个凸出的房间。

是的，这房间，是不可能存在在那个位置上的。

既然这个房间不存在，那开在墙内的门，也应该是不存在的。

那么，既然这道门不存在，从这道门中走出来的人，也应该是不存在的。

那么，他是谁呢？

我想转回头，去看一下那个怪人。因为我想再次看一眼他那么极具胁迫力的双眼。我想知道，为什么，仅凭一个眼神，我就会如此害怕？

这个人，有什么力量？

他将要会对我，作一些什么事情呢？

这一切疑问，再也不会有答案了。

在我一面回头，一面又跟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抗衡之时，我便醒了过来。

我还坐在最后那排的石椅上，椅背已有了一点凉意了。秋日的阳光柔和明亮，眼前什么都没有，那人早已消失无踪。只有风声穿梭在树叶之中，引起椅间的树影一片纷乱。那面墙上，自然是一如往常，哪里有什么房门。

原来只是一场梦啊！

我本想再坐一会，但是，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寒意从体内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东张西望，且进且退，慢慢踱出了这个露天影院。

事后，我又去了好几次。我之所以前去，这倒不是我天生胆大，只是小孩子对往事转眼即忘的天性。这种事情，毕竟只是一场梦境，当不得真。但是，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秋季本来日渐变凉，当我坐在这里，只不过一小会，即刻感到一阵凉风拂过头顶，不觉开始感到这里寒意陡生，心中不免存有一丝不安。

在此之后，不到一周时间之内，我就出院了。医生复查之时，还满意地说，倒底是小孩子，恢复机能强。这样，我出院了。

在日后的种种回想之中，带着种种疑虑，渐渐地，我也发现，这里的确也有几分古怪之处。

人们喜欢观看露天电影的习惯，年深月久。尤其是在夏季，头顶夜空，在人影幢幢的黑暗之中，朝正中剧情不断演进的、光线不停闪烁着的屏幕望去，有一种无以名之、令人暗暗欢喜的安全之感。要论到这种观影风尚，因时代而起，也确实是随着时代在衰败，但也不至于陨落得如此之快。直至今日，依然有在夏季可看露天电影的去处可供前往。我记得，在此之后，我也在别处，看了不少场露天电影。可是，在那个露天电影尚未消褪热度的年代，这里就俨然已经荒废了。

这里，时时处处，都仿佛处在空无一人、寂寥无比的状态之中。那些座椅台阶，看似齐整，却给人一种断壁残垣、荒烟蔓草的印象。又加上周围湖水环绕，绿荫隐蔽的环境，未免有点过份地安静，大概只有我这种偏爱僻静、专挑那崎岖小路前往的人儿，才会念念不忘，三番两次前去造访。也许，还有一类人，他们心怀叵测，意图不轨，那些害人不浅的险恶沟当，非要在阴暗处实施，方可心满意足。

要知道，公园可是绝非一片安宁之地，小到孩童们争吵打架，大到少年们斗殴流血，甚至还有一段时间风传，有一帮恶棍专门袭击躲在幽静角落里的情侣，抢人钱财，还恐吓戏弄这些处于下风、被突发之事吓得魂不附体的人们，将他们绑缚在树上供人观赏。小时候，听闻这种传说，一面又惊又怕，一面却听到乐不可支。心想，这恐怕只是大人们告诫孩子们的一种手法，警告那些潜在的、心有情愫的少男少女们，切不可抛下一切、乱钻那公园里的幽静草丛吧。对于我这个专觅幽深小路的人来说，这种情侣相拥、如膝似漆的场面，早已见多不怪。有时我视而不见，有时我绕道而行，全凭我一时心情。但是，这种当年随时可见的事情，的确给我带来了困扰。前一天刚确定无人会去、物产丰富的一片树丛，今日再去，就已被一对情侣占据。他们好像一对占据窝巢的野鹌鹑，咕咕叫个不停，还挥手让我走开。我只能悻悻地、转身扫兴走开。每当想到这里已被占领，便足以让我裹足不前，或是迂回绕道，再也不想来这里了。

但在，站在这里，我突然感到，在一片乐园之中，也可能存在着危险之地的。我忍不住对这里的过往产生好奇，猜想此地从前究竟发生过什么。如果当时如今日这般网路通透，我或许能从如烟往事中找寻到什么故事，但是，事实是，当时没有这种条件。无论是图书馆也好，旧报纸也好，我都不曾找到蛛丝马迹。

自从发现这里来路可疑，我便想试试其他小朋友的反应。第一次，我带好朋友来这里，他听了我的故事，看了看里面，摇了摇头，没有走进去。如此一来，再到此处，我就不敢再讲我的故事了。日后，我带不太熟悉的同学，前后大致七八个同学，在我没有事先告之的情况下，竟然都只是在门口看看，没有一个对这影院感兴趣，纷纷远离此地。

那么，也许是见到了我脸上惊恐的样子，也许真是这里存在着什么吧？时至今日，已无从考证了。

有一段时间，我不免产生疑问：如果我没有发现那个怪物的破绽，我会如何呢？我觉得，无疑，我会与他再度相逢。也许就是过后的几天，或几周之内，他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会有那么一天，我又做梦了。

我梦见我正在家中，不知为何，匍匐在地板上。像大多数梦境一样，这是一个灰蒙蒙、没有太多色彩的梦。在梦中，我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我不知道它从何而起。一种异样的恐惧感环绕着我，空气中散布着一片雾色朦胧的光线，让我搞不清这倒底是黎明还是黄昏。在我恍惚之间，突然之间，我面前的那堵墙壁猛然抖了一下，围绕着一个形状扬起了一片灰尘，就好像有人拿着一个巨大的粉扑或是黑板擦，在我家的墙上重重地拍击了一下。还没等到那灰尘落定，墙上打了一道门。门内正是那个人。这一次他似乎早有预谋，脸上似笑非笑，拖着他那个装尸袋，不似从前那般大步流星，而是走一步踱一步，径直向我走来。我那时才想到，爸爸妈妈还在一边的床上睡着呢。到了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他会不会通过我的梦境，进入到姐姐的梦境呢；会不会又籍此，再进入爸爸妈妈的梦境呢？爸爸妈妈在梦中，会见到此人吗？也许他们根本就意识不到此人的存在吧？又或者，他们同样害怕这个穿墙怪，因为他们小时候也见过这家伙......

我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要追逐我？在我逃脱了他的追捕之后，立刻就康复出院了，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在长大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这类鬼物，都要以人的恐惧为食才能生存。我想，他就是来吓吓我吧，就像他去吓唬天下其他小孩一样，要不然他就无法存在下去。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世上，还有鬼压床这种事。有科学的解释说，这是一种睡眠瘫痪。从本质上来说，

## 七．学校奇人（喻洁刚）

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不曾意识到，在这世上存在着一些与自己不太一样的小孩子。就好像所有的自然现象一样，有些事情不是像书本中那样明明白白的摆在面前，你需要去发现。有的时候，凭你自己都发现不了，不得不由周围的人告诉你。

一开始，班上的同学们并不是个个都认识的。有些同学是自然而然的认识了，比如这个同学话比较多，或是性情比较活泼，或者是你看这个同学比较顺眼，又或者你们正好能顺路回家。种种情况下你们认识了。但有些同学，同样有更多的理由或机缘，你一直没有跟他说过话，因此也不是特别有印象。但正因为你们是同学，突然有一天，突然有一件事，他的整个人物啪地一下出现在你面前了。

我班上有一个同学，平时跟他也不是特别熟悉。但有一次上体育课，让我不得不注意到他，实际上，是很难不注意他的。体育老师先要求我们放松了一下，然后让我们分成小组，绕着操场跑上几圈。等我们全部跑完了，就发现只有这家伙还在操场上跑。

一见之下，简直难以置信。

他的跑步姿势独一无二，在我有生之年从未见过与他类似的跑姿。别人跑步，迈开双腿，抬头挺胸，弓箭步一步一步向前。而他，跑起来一蹦一跳，好像地上画了格子，他非得一步一步跳到正中才行。除了这种飘逸的身形之外，他好像全身都处在一种能量场之中，从头到脚似乎都被一股强力电流通过，那手臂那腿脚，犹如一片片树叶在风中颤抖，在阳光明丽的清晨背景中，在空气中划出一重又一重难以描摹的弧线。当他用这种好似踩在花园湖心的荷叶台阶上一样的脚伐，从学校操场的另一端转身向我们跑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脸上还挂着一种古怪莫名的笑容，外加上他独有的那种天真蒙昧的眼神，用一种固定不变的频率向我们展现出一种熠熠生辉的兴致。

我们这些小学生，本来还张着嘴克制了一会，这刻顿时全部狂笑不止。我怎么可能不笑呢？笑得我肚子都痛了。在我日后的生命里，这种难得的狂喜恐怕也廖廖无几。在捂着肚子，笑得弯腰的时候，我甚至还不忘看了看就站在身边的体育老师。只见这位后来教了我们整整六年、表情一直相当严肃的体育老师，低着头，用一只手扶住他的眼镜，虽然另一只手上拿着的记名簿遮住了他的脸，但我还是看到，他那只举在半空之中的手在我脑袋的上方同样也抖个不停。见到此情此景，我就笑得益发厉害，感觉手脚都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了。

笑了好一阵子，这家伙又开始了新的一圈。这事又引起我们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这时，体育教师收起了记名簿，跟我们说：“好了好了，跑完了，你们把他拉住。”

马上有同学跑去拉他，结果他大概以为那个同学是在跟他游戏，居然挣脱了同学的劝阻，用更夸张的跑步姿态向前跑去。

这无疑又让我们笑了一阵。

体育老师便又说：“我们先集合。”

等我们集合好了，站好了队，我便回头朝操场上望去。

当那种不可遏止的笑意过去之后，我看到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操场上向前跑着。不知为何，此刻在我眼中，他那种一蹦一跳的步伐一点也不可笑了。当我细细观察他那投射在地上孤单的身影，我突然发现，他那种独特的姿态，倒好像是他手臂上腿脚上都带着无数个隐形的圈环，他每向前跳出一步，那些黑暗的圈环就彼此撞击彼此影响，因此造成了他好似在风中战栗的那种扭曲滑稽的效果。我突然有一种幻觉，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儿，他来这世上的宿命就是在这个操场上，在这个人间的地狱里，一圈又一圈，永不停止地如此跑下去。直到他怯生生地走回我们的队伍，我才不再去想这个奇异的念头了。

从那之后，我便开始注意到他了。同学们告诉我说，他就是弱智儿童。可是，从我的眼中看去，他除了跑步如此滑稽之外，平时倒也没有什么出格之处。班上有同学考试会不及格，可他几乎是门门都能通过的。当时可能是因为年纪小，外貌上看不出太多差别，小学入学考试也比较简单，因此他能够毫无困难地入学。可是，随着接触增多，年龄增长，老师大概也看出来了。差不多就是两年级左右，班主任老师特地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将他看成是弱智，千叮万嘱我们，必须要把他当成正常孩子。不要当面羞辱他，也不要去欺负他。不但这些事情不能做，反而还要去多多帮助他，如果看到有其他班级的同学欺负他，一定要设法阻止，并告诉老师。

虽然我们也是一帮浑浑噩噩的小孩，这种话我们却是能够默默记在心里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班上的同学欺凌过他，最多也就是待他如正常人一般追追打打，嬉闹一番。我也几乎没见过其它班上的同学粗暴地对待过他，那个时期，也没有什么霸凌这种说法，当然出了校门就很难说了。有时，他像其他小孩一样，不知为了什么小事眼含泪水，神色凄苦，但我们上去劝慰之时，他转眼又破涕为笑，搞得我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

对我而言，他的确有一些地方是与其他同学不同的。他会一种极为怪异的杂耍。我在同学告知之前还不知道这一点。等我亲眼见过之后，不禁对他有几分骇怪之感。你跟他说，要他表演一下，然后用手在他面前晃一晃，他便会用五指做出匪夷所思、常人难以企及的姿势。正常人手掌皮肉丰腴，可是他的手掌，只能用皮包骨头来形容。他那枯瘦尖细的手指，一旦做出古怪莫名的动作， 立刻令人联想到恐怖片中灯光下停留在墙上的鬼影。如果学校有那种手影之戏的比赛，他的手影绝对可以冠绝全校。他甫一出手，大家就会自叹不如，更可怕的是，如果你要求换再一个样子，他顿时又用手掌换成另一种更加难以做出的姿势出来。要求他五六次，他才作出重复的样子，通常这也就是他表演的结束了。

小时候，分不清智障、精神失常等等病征，路上遇到过疯子，隔壁也有一个女子成天神经兮兮，学校还有一个更接近正常人的学姐，我都认为这些人是智障人士。与他相比，这些人都面色红润，举止神情更像一个未成长的小孩。可是他，满脸皱纹，给人一种未老先衰之相，眼神固然还是清澈天真，但当他用惯常的笑容面对你之时，你不免有几分慌乱，这难道是一张从水中印现出来的老者之脸吗？只有那双眼睛，一如既往，透出纯真无害的神情，多少为那种怪异之相平衡了一下。到了那时，我才不由得暗暗确定，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孩子。

有一阵子，老师老是数落他。并不是说他蠢或是笨，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鼓励。说他是装傻，其实只是想减轻一点学习负担。作为一名小学生，大部分人应该都深有体会，各种抄写作业是每日必备的。在这位老师的监督之下，他的作业不能随便不交。得到了他父母的配合之后，这家伙的作业就没有一次缺勤过。不得不说，如果老师不是这样要求，别说学生值日没有他，他的作业也是能不交就不交，没有任何惩罚的。

听到老师这么说他，如果有可能，我也多少会留心他这方面的问题。

平日里，你跟他说话，他倒是对答如流，但问得比较多的话，他就闭嘴不讲话，只是对你笑笑，就因为这样，班上也没有几个同学跟他关系特别好。

有时，老师安排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批改同学的作业。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眼他的作文。凭心而论，除了有点短小，外加带了一些稚气之外，总体都算是写得不错，语句通顺，有情有感，基本老师都给他七十分。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再看那些正常同学的作文，有几分明白为什么老师会有他是装傻的这种想法了。

正是因为有这种观察，当他每次露出那种苍老之笑时，我不免心中带着几分惊骇之意。大概正是心中有这种警惕，我才能解释梦中为何他是这样的一种形象了。

## 6.5睡前故事(第三个梦之前)

我要求爸爸给我讲一个恐怖故事，可是爸爸半天没有搞明白，我所要求的，是哪一类的恐怖故事——是讲鬼故事呢，还是妖怪故事，又或者是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

我向他解释了半天，我自己也解释不清。

总而言之，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要听何种的可怕故事。自然现在我已明白，任何一种故事其实都行。对小孩子来说，只要故事曲折动人、情节变化莫测，又加上只要不是极其幼稚的童话故事，哪怕它不是恐怖故事，小孩子都能接受。

爸爸终于搞明白了我的要求，又有可能，他也不在乎了。

他按照我的要求：故事里必须要有一个狐狸精，准备开始讲故事了。

只见爸爸在黑暗中沉吟了一会，开口说道：“从前，有一个狐狸精......”

一听到这话，我顿时向后一仰。床板吃我这一下，“嘭”地发出一声闷响。

我也来不及想这么多，伸手闪电般把单从肚子上一拉，双腿一卷，全身都蜷缩在被窝下面——听到这开头，便把我吓得不行。

后来，爸爸见我吓成这样，不得不改口，讲起来另外一个故事来。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正在给一个小和尚讲故事。他在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

啊，这个故事，我听过不知到多少遍了。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每当你觉得，下一刻故事就会不同之时，它就立刻返回到上一个状态之中。有时，因为讲故事的人语气变化，有时，因为你突然一闪念，你不免想捺下性子，细细聍听，也许再坚持一下，这后继的故事即刻就会移形换影、峰回路转。结果，到了最后，它还是故态复萌，原路折回。如此这般，怎么不教人灰心丧气呢？

当然，我知道，爸爸见我害怕，转移了一下话题，以免我饱经提心吊胆之苦。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好像有一道风，在不知名的莽茫草原上，吹开了一条隐秘的小径。

这个故事，可不是跟我拿着一面镜子，朝另一面镜子照去，是一样的吗？

小时候，有时尽其无聊，便会拿着家里圆镜，朝家中的穿衣镜照去。那镜中的形影，一圈套着一圈，仿佛无穷无尽。偶尔心血来潮，我便想细数一下，倒底有几个圆圈呢？数来数去，大多情况下，我能数到有二十七、八个之多。有些时候，不知是心情好，还是当日晴空高照，我也能数出三十多个。这数目想必已是极限了，因为圆镜大小也就如人脸。换成另外一个大点的镜子，应该能数出更多。

那时，我便不免胡思乱想，要是能从镜中数到一百个镜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也许，最里面的那面镜子，会突然破碎吧。也许，终于有什么东西，找到了一条通向人间的道路。

爸爸以为我睡了，便停止了讲这个老套的故事。我却感觉我自己，仿佛从这个镜像的故事里，看到其它的可能。

在一环套一环的故事里，在无限里还有无限的空间里，这个故事有某一个设定的点。讲故事的人，不知不觉地把故事行进到某一个时刻。他浑然不觉，在故事里的人，实际上真实地生活在故事里。在重复的次数达到了某个特定的数目，故事里的老和尚正准备开口向他面前的小和尚

讲述他下一个故事的时候，他突然间感觉到背后有一阵微风袭来。

本来这也不算什么，讲故事的小院既然在山顶，有风也实属自然，他也只是偶然地回了一下头。

但是，这应该就是故事变化的开始。就好像一只路过的蝴蝶轻轻挥动了一下双翅，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突然间有一丝裂缝产生其间。

等他回过头来，正准备开口之时，他发现，刚才在他面前的小和尚不见了。

本来是小和尚端坐的蒲团，一侧只留下了一滩鲜红的血迹。

他心头不由得一惊。

只不是一回头的瞬间，小和尚便消失了。

他正在惊疑之间，突然便听到轰然一声闷响，地面上传来一阵震动。

似乎是什么重物飞落坠地的声音，从小院外面传来。

他又惊又惧，不觉屏息静气，一动也不敢动。

只不过片刻，他便听到咄咄敲门之声。

那声音轻柔清脆，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再敲几下。

很像是那个小和尚在敲门，老和尚便想去开门。

“不要去开门，老和尚！门外面，肯定是妖怪啊！”我心中大叫，可老和尚怎么会听到呢？

这老和尚也没想那么多，或者说，是他不敢想那么多。

在那么多次故事的循环里，是这个小和尚陪伴着他。这世间，人们每多讲一次这个故事，小和尚就会出现，陪伴他一次。如今，他可能已身遭不测，老和尚如何能够就此放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走上前去，打开了院门。

果然是那个小和尚。

只是，小和尚背对着他。

老和尚还在等上和尚转过身来，谁知道，这小和尚竟然就这样，一言不发，倒退着走了进来。

他每走进一步，老和尚就向后退一步。

.....每每到这最紧要的关头，我便睡着了。

这故事从来也没有在我心中完整地上结束过，也许，它根本就只是这种催眠故事，在我心中所演化的另一种版本吧。

## 7.第三个梦(最新)

有一次，有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抓住了一只小麻雀。围着这只小麻雀，班上的同学们一齐挤在楼底的花坛边，欢欢喜喜地我摸一下，你抓一下。谁知道，这只小麻雀就这么在大家的注视之下，莫名其妙地头一歪，死掉了。大家面面相觑。也不知道倒底是谁手这么重，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可爱的小生命逝去，这可真教人受不了。看着他们把这只小麻雀就地埋在了花坛里。看着那一个小小的坟包，我无端生出一股怒气，转身就走开了。

小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一起，在放学路上，抓住了一只青蛙。那青蛙也不大，大概就两个手指那么宽。好朋友想把它带回家，养起来，就随手把它放在了口袋里。等走到了他家的楼下，他把那只青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看，竟然无声无息地瘫成了一团。他多少为自己的粗心内疚，便默默地在楼下草坪上挖了一个洞，把它埋葬了。最后，在跟我彼此告别的时候，他说希望这只青蛙以后能变成化石。一听到他这么一说，我脑海之中，顿时浮现出这只青蛙变成恐龙骨架的样子，心中不由得有几分惊怕。明明是自己害死了青蛙，却说可以让它变成化石；明明是死了，为何还要把它埋在路边？如此一来，害得我每次经过此地，都目不斜视，快步走过，生怕某时某刻，就会有一只骨架青蛙蹲在一边，向我委屈地呱呱叫出一声来。也许正是心中的这份恐惧，我在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我赶到学校的时候又迟到了。

但是，我在梦中不能确定到底是我迟到了，还是记不清为什么站在这里了。我站在教学楼前面，恍惚之中，回身望去，只见学校门口铁门紧闭，旁边却没有站着通常会见到的几位值日学生。一般情况下，这些值日的学生会把大部分迟到的学生记录在案，可我知道，就算他们记了我的名字，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老师们，早已默许我可以迟到了。

可是，我记不得是否在值日簿上签过名字了。

“这么说，我还是没迟到吧。”我暗自想到。

当我转回头，再次面对教学楼时，我这才发现，整个学校都灰蒙蒙的，不仅仅是教学楼，整个学校都似乎笼罩在一片孤寂荒僻的阴影之中。每间教室都敞开着门，但又悄无声息，听不到惯常的学生朗读声和老师的上课声。走廊上白色的墙壁虽然已在梦中的光线里变成灰色，却依然发出惨白的光芒。

“现在该不会是晚上吧？”我又想道。

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学校四处都透着凄凉。

转念一想，“大概现在是中午时间，都在睡午觉吧。”

如果是夏天中午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倒也有可能就是此刻这种情形的。大家都趴在桌上，明知是睡不着，也得按照老师的要求在课桌上假寐一番。

想到这里，我才稍稍安下心来。

这么一想，转瞬之间，周围安静地如同空城一样的诡异气氛，一下子全被我抛到脑后了。

我不禁为自己这么晚才到学校担忧起来。

要是上午没来学校，就不得不向老师解释理由。搞不好，还要专门请爸爸来解释呢。

我立刻又懊恼起来，抬腿就向我楼上的班级教室跑去。

经过花坛的时候，陡然间有一种奇异的不祥之感。我禁不住好奇，朝那座小墓望了一眼。果然，我看到那曾经微微隆起的小土包被翻开了，里边空空如也。

不太可能是狗或猫干的。那时候的城市里，流狼动物是近乎于绝迹的，远不似今日举目可见，比比皆是。

拿走一只小鸟作什么用呢？真奇怪。

也许是门卫大爷清理走了吧。要知道，我们小孩子看重的东西，对于大人来说，可能是不值一提的。

我侧身继续向楼上跑去，心里不觉好奇那只小麻雀的命运。

在我心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也许在这只鸟身上，发生了比把它变为化石这种事更为可怖的事情。

时间不多了，我还是应该尽快到教室去。来不及细想，我便走过花坛，向楼梯走去。当我走到楼梯口，忽然听到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

我定睛看去，在楼梯下的阴影之中，仿佛背对着我，蹲着一个人。

在一派昏暗迷蒙的光线中，我不免有几分惊疑，便停了脚步，定睛望去。

这人并没有注意到我，兀自蹲在地上，双肩起伏，似乎用手在地下不停地撮着什么，与此配合，他的后脑也不住上下点动，好似在吃什么东西。

等他一转身，从阴影中走出，我便看到，此人正是我的同学喻洁钢。

只见他脸颊滚动，正是在吃什么东西。往他身后一看，正好看到一堆没脱皮的谷物，黄灿灿地堆在地上。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那谷物是前段时间，街坊间宣传灭鼠用的药物大米。我的学校，由于是前几年才建成，并不像老旧建筑那样，老鼠成群，所以，只是象征性地在一楼楼梯口放了一点这种米。这米是专门用来毒杀老鼠的，虽然听说正常人误食并不致命，但是，毕竟带有三分毒性。这样吃下去，只怕有问题。

我再朝他脸上一望，心中又是一惊。

眼前这个喻洁钢，上下两颚不停咀嚼，双眼发红，脸上带着一种意犹未尽的清醒神情，完全与平日那个双目迷离、神神叨叨的人判若两人。此刻，他正饶有兴致地盯着我，目光流动，上上下下瞧个不停。

我只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恍惚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墙角的一堆大米，而这家伙，马上就要向我扑将过来。

不，不能让他这样。

我立刻跟他说：“不，你不能吃那米。”

他听到我开口说话，似乎也吃了一惊。

我继续向他解释这米的用途，怕他胡里胡涂，只因为肚子饿，就去吃。

末了，又向他确认，倒底吃了没有？

他的眼光开始向下垂，好像陷入了回忆。

这时候的他，好像恢复了平日的样子。

我那颗有几分紧张的心，此刻稍稍放松了一些。

只见他垂目想了一会，突然间抬起头来。这时看他，便又是从前的样子，脸上带着茫然纯真的笑意。猛然呕了一声，口中一吐，落在他手上的，竟然是一根褐色的麻雀尾羽。

难道是他？

他把那只麻雀，从土里扒出来，又吃掉了？

一时之间，千万种可能，在我脑中盘旋而过。但我已有所了解，面对这等怪异之事，最好的方法就是视而不见，佯作不知。

我勉强笑了笑，眼睛望向楼梯，只想速速一走了之。转眼之间，便想到他毕竟是个弱智，不能用常理度之。有可能他就是觉得肚中饥饿，随手能吃什么吃什么。想到此处，不禁心又软了下来。

我又开口对他说，叫他不要随便吃地上的东西。肚子饿了，回家吃饱了再来。

听我如此一说，他愣了一下，脸上的神情似乎表明，他的心，又飘忽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了。

我摇摇头，明白跟他再也说不了什么了，便侧身向楼梯上走去。

走了没几步，再回身一看，楼下光线幽暗空蒙，在一转身的瞬间，他竟然已不知去向了。

从我的角度望去，一间间的教室敞开着门，可是里面却漆黑一片，一派静寂。我站在那里，一时之间竟然忘了要跑上楼去，驻足而立，侧耳细听，心想那怕只能听到一两下脚步声也好。然而，什么也没等到。我壮起胆子，站到离我最近的一间教室的后门，想看看内里到底是什么情景。但见教室里，学生们都额头枕着手臂，脸向下半伏在桌上，连讲台上的老师都是同一个姿势。

“果然是在睡午觉。”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就退了出来。其实那时候，只要我再多看看，可能注会发现情况不对了。但那时，并没有想太多。

等我退了出来，我就听到身边花坛的位置传来隆隆的闷声。我转来头来，看到花坛里发生了一件颇为奇幻的事情。只见长度差不多达到一个半教室的花坛里，泥土向上不停翻涌。眨眼之间，一只巨大的黑色乌鸦腾空而起，留下一地东倒西歪的花草灌木。

本来我还有一瞬间在考虑，要不要冲上去捉住它，但它一露出庞大的全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它那种身量，一伸头便到了二楼。

见它飞走之后，我倒也没有特别害怕。毕竟身后就是大批老师同学。要是我早知道身后未必如此，说不定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过了一会，我才想起我还是赶快去自己教室比较好。

当我跑上楼梯的时候，突然间背后一丝凉风吹了过来。我心头不由得一惊。只见楼梯口猛然间有一道巨大的黑影掠过，有那么一会儿，本来昏暗的楼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随后，从花坛处传来“嘭”地一声巨响，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砸在地上了。那巨响声势颇为惊人，震得我脚下都感到了震动。我心中大奇，心中虽然有些惧意，但也耐不住更强的探究之心。

我又从楼梯上轻声走下来，躲在阴影之中，侧身在出口处，向花坛中望去。

只见地上一地黑色碎块，但这些黑色碎块却在地上四处翻滚个不停。在我迟疑之间，这些碎块彼此聚合，交互融合，最后混合成了一团模糊不定的黑影。那时，虽然隐隐约约有一种危机迫近的感觉，却并不是特别恐惧害怕。自忖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我站在远处，看着那黑影变化不定，心中不确定这团阴影到底要做什么。

那团黑影先在原地呆了一阵，身形轮廓来来回回变化不已。突然之间，它便朝地上一扑，赫然变成了一只高肩细腰，有半人之高的巨大黑犬。一开始，这只黑犬徘徊了片刻，它的头向天空仰起，好似在用嗅觉判断着方位。梦境中的人，彷拂都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若是在平日，我未必能够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何种情况，但在梦中，我立刻明白过来，这条狗的眼睛已经瞎了。

我旋即便想起那只死去的麻雀。就平时观察而言，这种死去的小动物，若是曝尸在外，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被无所不在的蚂蚁发现，而最先被蚂蚁们攻克的，就是它们的眼睛。想想那种惨状，我感到背上陡然多了一层鸡皮疙瘩。

难道这只黑犬是那只麻雀不成？只见它似乎是确定了方向，站定了脚跟，头朝一楼正对着它的教室，猛地一跃，悄无声息地窜进了教室。

我的位置，无法让我看清那间教室内的情况。我只能倾耳聍听。只听得教室里传来一阵桌椅倒地之声，除此之外，竟然没有听到一声同学和老师的惊叫斥骂之声。我本想走上去看个仔细，可是事至此处，我倒是有点迟疑起来了。就在我游疑不定之后，那条黑犬从教室里拖出了一个人出来。那人身量不大，应该是学生，侧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

只见那狗忽然仰头伸爪，尖啸起来，声音又细又长，犹如撕帛裂布一般，听得我不由心头一惊。接着它俯身一口将那学生咬住，那人转眼就化成一缕影子般的轻烟，被这魔犬吸了个干干净净。吸完之后，此物似乎意犹未尽，又吸了三四个同学。最后它停了下来，忽然间左盘右旋，在地上兜了数圈，居然抬起头，朝我站立的方向看了过来。

我突然间便想起，我为我自己默默编织的那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来了。那老和尚听得庙外一声巨响，想开门去查看，谁知开门之后，进来的小和尚却并非是原本的那个小和尚，而是一个魔物。其实到底是个什么魔物，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今看来，这个魔物应该正是眼前这个黑犬了。

只见它仰头看着我，眼眶之中倒不像它身体的其它部分一般黝黑无光，反而磷磷有光，闪烁不定。我心中知道它实际上根本看不见，倒也不是十分忌惮。我自忖只要行动不发现声响，就必定可以全身而退。这时，我见它一动不动，姿势如一，双爪扑地，好似朝圣一般，双目始终朝向我躲藏之处，我便侧身过来，蹑手蹑脚，尽量不发出声音，朝楼上走去。

走了几步，回头再看，它果然还是保持着刚才的模样，蹲坐在原地。幽暗的光线之中，只见它那双目精光四射，兀自盘旋不已。

我心头不由得发出一阵窃窃轻笑：“果然看不到我！”

我加倍小心，力争不出一丝错误。我在心中不停告诫自己，千万别像那种紧张万分的谍战电影里上演那样，一位重要配角不小心出了差错，弄出了一点声响，结果被乱枪射死。

“我可要像主角那样活下去。”我暗暗想道。慎重其事，外加专注努力，最终没有让我出半分差错。我竟然没有弄出丝毫脚步声，终于站在了楼梯转口之上。我的心怦怦乱跳，因为我的教室就在楼梯口上，还差半层楼梯就能冲进教室了。

那只魔犬已经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还是蹲守在那里。我不觉有几分奇怪，它为何一改那种狂暴脾性，突然间安静下来了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说，它是在等待着什么发生？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听到教室里传来一声尖厉的女生惨叫之声。听那声音，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一下子便听出，那惨叫之人正是我的同桌。

她怎么出现在这里？转瞬之间，我便明白了。她肯定跟我一样，也迟到了。由于我经常迟到，可能是受我影响，她也时常迟到。我们有时也会交流一下迟到的心得，不仅我们自称，同学们也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俩人是一对迟到大王。

正因为迟到，她想必也遇到了这种事。

我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没有在这必要的路口遇上我，只能推测，也许她是从教学楼的另一道楼梯走上来的，所以没能看到我和这条魔犬。

刹那间，两难的决择摆在我面前。我本可以逃走，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去救她，她要是还没有进教室，我就可以带她一起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如果进了教室，让老师看到了，当然就很难离开了。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只要想一想我们同学的情谊，我就不能抛下她不管。有的时候，孩子的心是极其单纯自然的。

我快步向楼上冲去，这才想起，还有一只魔犬正在楼下蹲着呢。念及此处，只听得楼下一阵利爪着地之声，那只黑犬已冲上了楼梯。

它冲到了我刚才所站的位置，但一时之间，它并没有发觉我身在何处。看着它疑惑万分地左探右寻，趴在台阶扶手上的我，强忍住偷笑。不过，当它把深不见底的双目投向我时，我还是屏住呼吸，害怕地闭上了眼睛。不过就那么一下，等我再眨开眼，那只魔犬已不在楼梯上了。

我觉得非常庆幸，因为在这一期间内，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同桌再也没叫过一声。我还没有意识到，她可能已遇到了危险。我还是想去救她。刚迈出一步，就感到手被一个冰冷的东西拉住了。一侧身，便看到身后一道阴影。回头一看，这时候的这个人，正是俞洁钢。

他朝我不断冷笑，低声说道：“我本来放了你一马，是你自己去而复返，怪不得我了。”

他向我贴身欺近，我努力摆脱他，谁知他如影随形，任凭我如何闪躲趋避，他依然亦步亦趋，完全不见平日的愚钝。我不由得毛骨悚然。到最后，终于被他抓住了左臂。我竭力挣扎，不想他手竟然如同禁箍，气力大到出奇。

我突然想起，我同桌也是他同学，不自禁指了指楼上。

他见我如此，忽然双眼一翻，轻声说道：“她其实早死了，你以为是她的声音，其实不是。”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原来这学校不止他一个怪物。我原本担心全校都在劫难逃，这次看来是真的了。那声尖叫，也不过是那些怪物诱使我回来而已。

他那只手，顺着我的左臂慢慢摸了上来。慢慢地，我只觉得全身力气也快用尽，他的手突然猛地向我心窝一插。我只觉得我的心已被他一把握住。他乍一用力，我便感觉一阵令人窒息的痛楚从胸膛中传来，不由得醒了过来。

从此，那钻心的痛楚伴陪了我很长时间，后来得知，那叫胸壁肌肉痉挛*。*

## 8.放学路上（城隍庙）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每逢过年，我都要去一次城隍庙。似乎那一个时期，人们都爱在过年期间，前去城隍庙游玩。但我的目的，倒不是去凑什么热闹，我只是想去买一种称为“粽子糖”的糖果而已。那是一种半透明、琥珀色的麦牙糖果，里边一般包裹着几粒松子，对着光线看，还能看到半透明的固态糖块里，还混合着不少明亮的汽泡在闪闪发亮。那甜甜蜜蜜的小东西，这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可是不小的诱惑。因为年纪小，不方便自己乘车，这时最方便的，就是让姐姐带我去了。那时候那个年纪的姐姐也爱逛街。记得那一天，她自然而然地带上我，同时跟着一个年纪也不大的堂哥，我们三个一道去了城隍庙。

城隍庙里人来人往，拥挤非凡。不过，我倒没怎么注意这些情况，我只是跟着姐姐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倒也逍遥自在。

木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令人不快。

在跟着姐姐不停走动的过程，我发现，每到一个地方站了不久，就会有一个男子脸上挂着痴痴的笑意，分开人群向我们走来。

这位男子，粗粗一看，并无任何异常，但见到他的次数多了，不禁就发现他的不同寻常之处了。比如说，这家伙看人是直视的，走路也是笔直的，表情也总是一成不变，仿佛置身在某片云雾之中。当他用他那僵直呆板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某物，又视周边人群为无物，径直地向那物事走去的时候，周围的人会都自觉自动地离开他几步。

“这家伙，大概是个疯子吧！”我不禁这样想到。

按照接下来的事情来看，这人正是一个疯子。每次我们看完一处，走到另一处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分开众人，紧随着我们。一开始，姐姐和哥哥反应还不明显，到了后来，我们都知道这疯子在跟着我们，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那时，虽然姐姐和哥哥都比我年纪大，可事实上，他们也不过是孩子的年纪。小孩子对于这种事情，是不太知道怎么处理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躲开他。可是，躲避，似乎没有用。

试了不少方法，快步走也好，绕后走也好，抄近路也好，他似乎都毫无困难地解决了。每次当我们以为把他甩掉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他便又冒了出来，脸上挂个一个呆拙的笑容，向我们走了过来。

从身量上来，他无疑是一个成年人了。当他向我们靠近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都感觉到一种无形之中的压迫之感。

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啊？当时我的疑问就是这个。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就由姐姐自己解答了。原来，这个疯子就是一直在这里游荡的，姐姐前一年来逛城隍庙的时候，就看到过他。这次，她一看到这疯子，不由得想起去年曾经也在这里见过，不自禁地觉得好笑。谁知道，这疯子正好转身，直直地看到姐姐在朝他笑，好像无形中受到了鼓励一般，便一直跟着我们。

这下，我可算知道，他怎么会，而且一直会粘着我们不放了。

他来的次数多了，我也很生气。我想帮我姐姐解决一下这种窘境，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我试着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向他怒目而视，但我似乎太矮太小了，我那时的个子大概正好跟糖果摊上最低那一格持平。当他从人群中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他那直直的视线，根本就看不到下面的我。反而是我，倒不得不仰望着他。

这可如何是好呢？我闷闷地想着。

当我和哥哥姐姐又一次转移阵地，过了好一阵清静时光，还在庆幸他终于没有跟过来了，谁知道，他又在离我们半条街的地方出现了。眼看着他在人群中露出的半个身躯越来越近，想着姐姐有几分紧张的神态，我突然之间有点生气了。

可是，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就在那一刹之间，我突然想起了一桩事情。我早已读过《聊斋志异》，书中的各种场景其中一处不正是城隍庙吗？在书中，城隍庙不也正是鬼域之地吗？有多少鬼怪故事都发生在城隍庙中，城隍庙中判官和土地公，经常是书中故事的主角。就在那一刻，我陡然发现了某种书中不曾揭露的秘密。我敢打赌，如果有阴间世界的话，多半就是跟阳间一样的情景。他们一样出没在城隍庙附近，一样的人潮汹涌，只不过那里不再是清晨阳光斜照在街角，而是清冷的月色下微微起伏的黑风罢了。

只不过转瞬之间，这条街便安静下来。我好像站在一条似曾相识的街道上，阳光依然灿烂，却看着仿佛透着寒气。周围的人们也依旧熙来攘往，但是，你只要细看，就会发现这些人面容苍白，竟然全部都不是活人。

那人就站在我的正对面，相隔半条街。阳光映射在他脸上，他的面容也跟街上其它人一样，白得发青，凄厉无比。

他本来正想抬步向前，我看在眼里，不由得眉头一皱。

怎么还想上来？

他似乎是听到我的心中声音，身体一顿，竟然站在那里。

我正准备转身走来，突然想到：还是要给他留一个印记才好，要不我怎么在阴间顺利找到他呢？

我又转身过来，这才想到，原来我们还隔半条街呢。

可是，这在冥间根本不算个问题。

只需要一个闪身，我便欺近身来，伸出右手大拇指，在他额间用力一划。

我原来以为，要划出一道印记需要不少力道，谁知道，这用力还是拿捏不准。只听得“登拉”一声，我的指甲在他眉心竟然划出一道深长的裂痕。我原本以为，这死人是不会流血的。谁知道，从他那张白得发青发亮的皮肤之下，竟然渗出一道浓稠的鲜血。那鲜血从他脑门上半裂开的皮肤中缓缓流出，与他那苍白的脸色相映衬，反差强烈，触目惊心。

我看他脸色不变，又见那划痕因为一划过长，翻到一边，露出下边的血肉，不觉心中暗想：怎么眉头也不皱一下，果真是死人不怕痛吗？连我自己看到，都觉得得好痛呢。

正这么一想，只见他原来惊讶的眼神骤然一变，竟然瞳孔大放，变成了恐惧之色。

我不禁心中惊奇：这家伙终于知道害怕了？！

转眼间，这些场景统统退却而去。我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之中，人们穿过了迷雾，一刻不停地继续向前走去。在穿梭的人群里，我看到了他。

没错，他眼中那种害怕受惊的表情，连带着，漫延到了他整张脸上。

他大张着眼睛，竟然呆站在那里。

这是怎么一回事？

说实在，我至今还不能明白，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如此惊吓？难道，他当真看到了我想像之中的场景？又或者，他是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我也搞不明白，他从一个小孩子的脸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表情呢？

我就这样凝视着他，心头不由得欢喜无以。

到底还是吓着他了吧？

迎着他的目光，我知道我不能退让。非得要这般直视他，才能继续镇喝住他。那些争斗的小猫，也是一般。只要谁先转头避开对方的眼光，即是表示认输了。

可是，看着看着，我感觉我要支持不住了。

并不是我突然感到退缩了，而是，我禁不住想笑。朋友间要是两个彼此对视，过不了多久，就会以爆笑收场。

没错，我也陷入了这种境地。

我竭力忍住那种想要狂笑的冲动，可是，那种冲动，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我自然明白，只要我一笑，只怕就前功尽弃，他又要追上来吓唬姐姐了，那种事，我可万万不能让它发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街上突然又静止下来。路人们都消失不见了，只有清晨的雾霭消散不去，横亘在他与我之间。

总该有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事啊！我心中暗暗祈祷。

可是，好像来不及了，我马上就要笑出声来了。

就在这时，姐姐拉了我一下。

我这才想起，原来姐姐正拉着我的手向前走呢。

这，倒底是过去了几秒钟，还是过去了几分钟呢？

也许，就只是我的一眨眼间吧。

我转身跟着姐姐，走了几步，不觉又转头看了看他。

只见他依然站在原地，眼中依然是那种震惊万人流汹涌，转瞬淹没了他，我只能看到他在人流之中露出的头顶。

我转过头来，不知为何，我心中已经确定，他再也不会跟着上来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在人群之中看到过他。

我不禁心中一直好奇，他究竟是看到了什么呢？我真想换一个角度，从他的眼中，再次望向我。

我脸上的表情，到底是修罗之面相，还是恶魔之瞳呢？

## 8.1 泳池惊恐症

我很少做噩梦，像一般比较常见的噩梦，比如被怪物追赶、从高空中坠落、房屋着火或是爆炸，还有在大庭广众之中突然不着寸缕，我基本都很少梦到。按照前文所述，类似鬼压床这种半神经半肌肉反应的噩梦，我也绝少沾边。

只是单单挑高空坠落这种噩梦来说，我就从来也不曾害怕过。我知道，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形，我只需将头一仰，双脚一蹬，顿时便可翱翔天际，进退自如。拜这种能力，我在梦中曾经目睹过不少奇怪的事件，到达过许多人所不所的古怪地点。不过，那不是我在这里重点要说的事情。

在我所经历的梦境之中，倒确实存在着一个，对我而言，可以称之为噩梦的梦境。

在那个梦境之中，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置身于何处。

我只感觉到，有一股极其微弱的、冰冷的气流从我耳后拂来，让我感觉有点寒感。

可是，我觉得自己相当疲倦，不想睁开眼睛。

我感觉到，四周一片漆黑。这种感觉，就好比你不必睁开双眼，就知道家里是不是开了灯一样。我感到，我所处之地光线幽暗。

怀着一种奇异的、不安定之感，我努力说服自己，睁开了眼睛。

跟我心中那种隐隐不安的情绪相对应，我发现自己是在水中。

我正在水中，缓缓地向下沉落。

这一点，是没错的。

因为我看到了，在我头顶上，有一盏灯在闪烁。

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那一盏昏黄的灯，在我身体上方，发出微微的黄色光亮。

而从我的角度看去，那灯光好像处在一阵又一阵水波的涟漪之中，动荡不止，摇曳恍惚。

原来，我正在水里向下沉落，也不知道这副样子有多久了。

突然之间，我这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禁挣扎起来。

我可不想淹死！

可是，奇怪得很，我全力乏力，提不上一分劲道出来。四肢都软绵绵地，想晃动一下手臂都感觉困难。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由得有几分惊慌，不禁失声喊叫起来。

“快来人啊，快来救我！”

就在那时，我当然没有喊出声来。

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我一张口，意外地，冰冷的水猛地从我口中鼻中倒灌进来，呛了我好几口。那种感觉如此真切，我马上意识到，恐怕，我这次是真的在水里，是真的要淹死了。

我不敢再做出大幅动作，只能慢慢这样沉落下去。

我不禁想问问我自己，倒底是怎样陷入到如今这种境地的呢？

我突然想了起来。我刚才就站在那个灯泡那里。

那是一艘游艇。

那是我的游艇。

只记得我酷爱海钓，每每总是独自一人，驾着游艇，晚间在大海之上，随着波涛，甩下钓线。可是，除此之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回忆，也堵住了我的四肢血管。全身都懒洋洋地，连握紧拳头都极为困难。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喝多了酒？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很少喝酒的。因为总是不胜酒力，自然会处处避免。而且，我喝多了，一般只是晕晕欲睡，还不至于手脚酥麻，无力动弹。

慢慢地，我向下沉去，头顶的灯光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也开始感到胸口发闷，想要张口呼吸。

难道我这次死定了？

不，我还不想死呢！

陡然间，我便想了起来，这一次，我不是独自出航的，我是和家人一起出海的。

我是来海上开生日聚会的！

船上有妈妈，还有几位侄子侄女，以及他们带来的一些年青朋友。

船上有人！

我又挣扎起来，我还有希望！

因为有一线生机，我便试着摆动身体。

可是，咬紧了牙关，依旧动弹不得。

我脑海中刹那间闪过一丝不祥之感：恐怕，我喝下的酒中，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我在黑暗之中继续向下坠落，只觉得心如死灰。

那种伤心失望的情绪，是无以言表的。

因为，我既然有了那种想法，那就意味着，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想要致我于死地。

我又感到一阵痛心，那种浸在海水中的寒意似乎又增强了一分。

如果我就此死去，谁不认为这是一场意外呢？

外界就会传言，我在生日那天，兴致甚高，本来不爱喝酒，当日也不免喝多了几杯。因为喜欢海中垂钓，喝了点小酒之后，便独自一个去甲板上钓鱼去了。谁知不胜酒力，钓鱼时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正好有大鱼上钩，脚步一个踉跄，便跌入了海中。从此，在这世上踪影全无，下落不明。当时与我同在一船的亲朋好友，无不对此情形言之凿凿，闻者也深信不疑。

只需要看准时机，在适当的时刻，在酒中放一些日常可用的安眠药，即可达到目的。

死人可是不会说话的，甚至他自己也察觉不出异样。

那么，是谁要这么做呢？

这世上，有没有跟利益毫不相关的事情呢？

那么，我不禁追问我自己，是谁，在我死后获利更多呢？

我从心底叹了一口气。

这是我最不想知道的答案，但是，很可能也是最真实的答案。

真相，总是很残酷的。

我死了之后，排行最大的侄子会拿到我的全部遗产。

我无儿无女，按照国家继承法，我的公司，我的房屋，我银行内的全部存款，包括我的游艇，我的所有财产，全都会转到他的手上。

我突然间一动也不想动，倦意从心底席卷而来。

也许我是应该长眠于此。

我最疼爱的小孩，现在长大了，想要在这个世上彻底抹杀我。

悲伤痛苦，失落难过，这些情绪仿佛比我身下无尽的黑暗还要强烈，快要把我压垮了。

不，这么说，还不完全正确。

因为，还有一种似乎是心存侥幸、微弱得难以置信的感觉存在其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实际上，我并没有立下遗嘱。

如果我立下遗嘱，其最终结果跟我不立遗嘱的最终结果，是别无二致的。

既然如此，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立嘱。

我死后财产必然是他的，除非我中途另立遗嘱，指明财产不再归属于他。

这是我的这笔财产，对他而言唯一不确定的地方。

我会这么做吗？

我不会，因为这个侄子，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从小，我看着他长大，他会因为害怕我另立遗嘱，先下手为强吗？

他会下此狠手吗？

一想到我最终也不过是如风一般，从这世上消失。我的房产，我的公司，我的所有基业，就会至此转到他人之手，我的心里涌起一种不知是懊悔失意，还是痛心愤恨，又亦或是于此不甘的复杂情绪。

我的记忆，似乎慢慢恢复了一点了。

我开始记起从前的一些往事。

不，我相信他不会。

我之所以喜欢我这个侄子，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开朗活跃，与我沉默好静的个性迥然相反。他有一份乐于从事的好工作，有一份相比他人更为丰厚的收入，还有一位美丽娴惠的妻子，可爱顽皮的女儿。

他的生命历程比一般人更为圆满。

像这样的人，会需要我的财产吗？

虽然，我的脑海中某一处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是，我跟据我自小对他的观察，我还是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并不需要我的这些财物。

他已不需要这世间的任何额外之奖赏。

那么，接下来，如果不是他，那还有谁？

一股莫名的痛苦，又向我袭来。

难道是他？

他是我的二侄，排行在大侄之下，是我另一个表哥的孩子。

按照法律，他无法拿到我的全部财产，除非我另立遗嘱，指明他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事实上，只要他大表哥在世一天，我就不可能立下如此遗嘱。

这并不是我执意如此，也不是我的偏见。

当时的风俗，就是老大拿走全部，老二老三卷起铺盖，奔走他乡。

因为他是个性情木讷、并不善于表达的孩子，我平日格外注意，反而会将一些赠品和财物更为优厚地给予他。

毕竟我也爱着他。

如果我死了，得得最多的，反而可能是他。

他可以引导大众怀疑他的表哥。

如果我的失踪被认定是一起谋杀，最大嫌疑人无疑就是他的表哥。

如果他哥哥因此当啷入狱，他至少有不少年份可以坐享其成。

如果因此被处以极刑，对他而言，更是求之不得。

因为我葬身大海，尸骨无存，他就可以销毁一切与他有关的证据。

如果情形着实不妙，栽赃不成，他也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死无对证。

他既然杀了我，再设计谋杀一次他表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的孩子，注意，这个人很危险！

念及此处，我在水里又扑腾起来。

我的气就要透不来了。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忍不住张开口，水就会猛地灌进我的五脏六腑。

我蓦地明白过来，原来溺死之人身材肿胀，也不完全是因为终日泡在水中。

一股忿忿之意，从腹中乍然游窜而上。

我要活下去！

我要抓住他，把他从人群里揪出来！

我猛地划了两下手臂。

啊！

有一个瞬间，我以为我可以活动了。

但事实上，我就只是动了动手掌而已。

不知道是给我喝了什么？

同船的人不知道吗？

年迈的母亲，有没有喝到？

他如何瞒过所有人，做到这一步的？

我努力回想生日聚会上的一切，努力回想着与他见过的最后一面，想籍此回忆任何与他有关的蛛丝马迹。可是，说来奇怪，我竭力想在记忆中搜索他的模样，可是，我竟然只能记起他穿着白衬衫的身影，他的脸都始终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

难道说，这就是死亡的机制？

据说，横死之人是无法记起凶手模样的。如果他能够记起，就可能在凶案发生地徘徊不去，成为缚地灵一类的幽灵，或者成为追凶而去的厉鬼。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在奈何桥上喝下孟婆汤的原因...

当然，这种事体，是无法验证的。

电光石火之间，我便停止了胡思乱想。

就在那一刻，我猝然放弃了还能活下去的念头。

头上的灯光，已越来越远。

无尽的黑暗之潮向我涌来，我竟然开始感到这水流给人一种相当温暖的感受。

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汉子了。我迷迷糊糊地想道。

就是那时，骤然间，有一个什么东西从我身下，轻轻撞击了我一下。也可以说，是轻轻擦了我一下。

可以想像一下，在一道溪流之中，一片树叶向水中缓缓沉去。同时，从下面暗涌的水流中，一根树枝轻轻撞了上去。

我就像那片树叶，霎时间，被轻轻撞了开去。

在水中，一切都缓缓的，好像慢动作。

还来不及有什么想法，我的手忽地触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摸上去，这东西相当粗砺，甚至有些地方尖锐得刺人，真有几分像是一根粗大的树枝。

它好像正随着水流，慢慢地从我身体下方横穿过去。

我用手指轻轻点了几下。

比较滑腻，但是，最重要的是，似乎有弹性。

好像是一条活物，是一条像蛇一样、蜿蜒游动的活物。

手指上那种沉下又浮起的反应，是体积庞大的结果。

似乎在黑暗之中，又有可能是在我的脑海中，蓦地一条巨大的海蛇形象，穿透波浪，在最为浓重的黑暗深处，从深海之中游曳出来。

一股摄人的恐惧感，把我抓得紧紧的。

我出海的地点，就是在远离大陆的地点。

遇上这类东西，是完全有可能的。

小时候一直害怕黑暗，害怕黑暗之中的怪物会将我吞噬。

其实，在深海之中，也有怪物会这么做。

这怪物在我身边浮动，水流也因此而奇异地翻动着。

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祷，为什么，在我承认我的失算之后，在我接受我的死亡之后，命运还要将我抛到这种，在我一生中，最为害怕的境地之中呢？

这时，这怪物又轻轻撞了一下，好像是背鳍之类的东西擦过了我的背脊。

刹那间，那种神神鬼鬼的情绪离我而去。

我终于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了。

鲨鱼！

一条大鲨鱼。

我常在这片海域活动，经常会遇上鲨鱼。其中有一条特别巨大的鲨鱼，因为极其贪婪，有一次被我用鱼钩划破了背鳍。

从那之后，它的背鳍就有一个难看的缺口。

有时出海，远远地，就能看到它。

对，就是它。

它来复仇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可是，我已经快屏不住呼吸了。

我猛地一张口，水流直冲我的咽喉。

与此同时，四周水流一阵激荡，仿佛有什么强而有力的力量朝我喷涌而来.....

我倒抽一口凉气，从床上直接坐了起来。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还活着！

我终于可以把那个杀我的人活捉住了！

但是，在下一秒，我便清醒了。

哪里有什么游艇，哪里有什么海水，我不过是在床上，做了一个噩梦而已。

这个梦境太过于真切，冰冷的海水，黑暗的浪涛，连那鲨鱼背上的残痕，手触到的粗糙的表皮，都仿佛历历可数。

回头细想，不禁冷汗涔涔。

这个梦，是不是我前生的记忆呢？

由此而来，小时候的一些奇怪举动，好像有了解释。

小时候，夏季放暑假。姐姐要出门去游泳池游泳。当然，她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管。她的方法就是，带上我，跟她一道去游泳。

我自然无比欢喜，为之雀跃不已。

谁知，到了游泳池，一见到池内碧波翻涌，却怎么也迈不开步伐。

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泳池之上，透明的池水此起彼伏，好像是一道变幻莫测的宝石拱门。那游泳池明知不过几十米，在我眼中，却遽然伸展开来。

并不是在广度上伸展开来，而是在深度上伸展开来。

这泳池仿佛化成了一片无底深渊。而这些游泳喧闹的人们，竟然毫不知情。

最上层的水，是一层透明得几乎看不见的水幕，细碎的小小波浪密布其上。一层又一层，越向下，这种透明越呈现一种半蓝半绿的色彩。到了最后，几乎变成了黑色。就在那黑色的阴影之下，我看到了，有几道矫健的黑影正逡巡徘徊，无声地划过空气一般透明的水流，次第越过这无从辨析的色彩层次，缓缓向着上面无知的人群游去。

鲨鱼！

一股寒流从我背脊上升了起来。

我第一次到游泳池，竟然会害怕那水中会有鲨鱼！

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怎么样进入到我脑中的，感觉那只是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我害怕，可是别人未必会当回事。

我忍住尖叫，被姐姐拉下了水。

我全程哆哆嗦嗦，身靠着池边，坚持到这一场次结束。

对于我的怕水，爸爸倒只是放心地一笑，禁令姐姐以后不准再带我去游泳。

至此，我亦是避免了少年最容易发生的意外：溺亡。

等到学会游泳，已是我成年之后了。

那童年的阴霾之事，早被我抛至脑后。

年幼时的恐惧之感，亦已被岁月一扫而空。

我在海水中游戏之时，从未停止片刻细想，如此令人愉悦和安全之地，为何会令小时候的我心惊胆寒。

如今，在深夜里，这一恐惧却以这种形式，明明白白地浮现了出来。

## 9.杀机（假想）

至那之后，我每当看到喻洁钢向人们展露笑颜，便免不了心惊胆战。我暗自怀疑，他究竟是否真的如同他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人畜无害呢？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在他那笑起来沟壑纵横的脸面之下，隐藏着人所不知的邪恶？孩子的心情，总随着天气转变，出于对世事的不了解，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事情也有可能归究到某种表面之上。我时常想到，如果他真是那个恶魔，我应该如何是好？

我想，也许我平时就应该多想想，如何能够让他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自那之后，我便像一只猫暗暗琢磨如何能够自己和自己玩一样，朝深渊之中深深地俯视下去了。

有一阵子，我考虑趁着下课游戏，在他不备之时，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可是，学校的楼梯太宽太短，就算他是一骨碌滚下去，恐怕也是毫发无伤。电视剧里，坏人总是躲在暗处，把怀孕的女主角推下楼梯，让她流产，从而展开一长段女主角的痛苦经历，但是，如果她在我们学校，我很怀疑，这坏人很快就能发现奸计是无法得逞的。因为就算女主角摔下了楼梯，大概会镇定自若地站起来，等她转过身来，那就是反派作死之日了。另外，作案时机可能也不好。下课之时，虽然大家都乱哄哄地闹成一团，但实际上，彼此的动作还是可以分辨的。大家一定会发现我推他下楼的动作，到时向老师告密，我的阴谋就会败露。

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在盘算，是不是可以把他拉到学校门的马路上，等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就把他猛地往车底一推。但是，这样做，我自己也很害怕。一来学校门口的马路比较窄，很少有大型车辆经过，机会并不多；二来我成功了，场面必定十分可怖，我以后只怕是再也不敢走这条路了；还有跟前面一样的问题，就是放学路上，难保没有同学看到我的所作所为，我的犯罪行为肯定是会被发现的。

再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计策又改变了。我觉得我可以把他骗到公园的拱桥上，把他从桥上推下去。但是细细一想便又否决了这个方法。第一是公园的拱桥实际上距水面的高度很低，他肯定摔不死，第二是拱桥的护栏却很高，他虽然个小身轻，但我也不是很有力量的小孩，我估计很难把他推过这么高的栏杆，要是他拼命乱喊乱叫，或是竭力挣扎，我就更加难办了；再说，如果他真的横死于此，每次当我早上经过此地，一定会吓得拔腿就跑。甚至我都不敢回头，因为一回头，我就会看到，在初升的清晨阳光的斜射之下，岸边的柳林影影幢幢，就在我回身的一刹那，我看到拱桥之下的水流岸边，模模糊糊地升成了一个诡异的身影，好像浑身披挂着湿湿漉漉的水草，随着我的呼吸，正向我一步步地走了过来。一想到此情此景，我立即打消了我的念头。

到了最后，我还是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事过多年之后，等我终于成长，我有机会一遍又一遍地回顾我儿时的这种想法。我感到，儿时那种天马行空的思路有几分如履薄冰的意味在其中，但它基本上是安全的，只限于我脑海中某个固定的疆界之中。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遇上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的身世颇为特殊。他八岁之时，父母离婚，是父亲得到了他的抚养权。然后，这位父亲旋即又与另一位女子结婚了。是的，他有了一位后妈。我不能确定是否他的后妈像所有童话故事的后妈一样恶毒刻薄，但仅从他后妈来学校给我的印象，从我的观察而言，他后妈并非是一位厌恶他的女子。当然，也许我的感觉也有偏差，但他憎恶他后妈的感情却是实打实存在的。他向我描述了他后妈的种种罪行，在我看来，却可能有另一种意义，可他却恨之入骨。他还向我描绘种种致他后妈于死地的方法，他甚至还希望他后妈能够在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说这些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变化，简直让我无法相信这就是平日温和平顺的他。但我知道，他肯定只是说说而已，他只是想找一位朋友倾述，渲泄一下他对父母离婚的失望，这位后妈不幸地成为他的替代目标。

我自然不可能处心积虑地谋划作恶，我只是偶尔想到此事。终于有一天，一个看上去相当不错的计划来到了我的脑海之中。

我只需要把他带到这里的江边，把他推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作法包含了诸多的可能性。当我去推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嬉笑地跑开，或者就算他被推下去了，他也可能只是落在江边退潮后的湿地上，吓得哇哇大哭。那也比较容易对付，我只要再把他拉上来，再推他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他吃了一次亏，上了一会当，再也不理我，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但理想情况下，我还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推他下去，直到我成功把他推进江里。那样的话，又有多种可能。有一种可能是他会游泳。但我有相当大的把握确定他不会这本事，因为从来也没在游泳馆里见过他。还有可能就是岸边的江水太浅，他哗啦哗啦自己跑上岸来，我的计划又泡汤了。这时的解决方法类似上面，就是我不得不再找一个更好的、水深一点的位置。就算他如我所愿，随水而下，他还是有可能会被什么缆绳挡住，从而自救，又或者被下游的船家看到，搭救上来，这样我的计划也随之宣告失败。但是，只要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并加以实践，终有一次，他会遇上隐藏在这个方案中最可怕的结局：他将长眠于水下，从此从这个世上消失。而我就不必再害怕他了。

谁会去注意孩子的嬉戏打闹呢？当我装作是在跟他玩耍时，恐怕很少有大人会注意到我的意图吧。两个孩子在江堤上尖叫奔跑，一会跑上岸，一会在江水中打架，这难道不是正常已极的事情吗？当我实施成功，水花四溅，而他消失在江水之中时，是没有人会认为我是故意为之的。我只要装作惊慌失措或是痛哭流涕，这一切就有了最好的解释。又或者，我只要安静地转身离开就可以了。谁会这么有闲情雅志注意到我的冷静行事呢？就算他注意到了我的刻意行为，我也能化解，只要说我害怕就能万事大吉。

谁会相信一个弱智孩子的话呢？要是他侥幸逃过了一劫，在严酷的罪行中生还，并向大人们指出我的作为之时，我选择慌乱也好，选择镇定也好，或是随我心愿，选择任何一种脸庞表情的表现形式，只要解释说我们是正在玩耍，难道就会被怀疑吗？不，对一个孩子来说，他面临的顶多就是指责。我非常确定，大人们是不会打骂我的，因为一张天使般的脸庞足以令大人们心软并原谅。这就是他倒霉之处了。我隔壁班级有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孩，她跟另一位面容丑陋的女孩结成了友谊。每当我看到她们结伴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我便惊叹那位漂亮的女同学更加美得不可方物了，而那位丑女则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唾弃。每当我看到这种残酷的对比，我便就想起我跟他在大人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另一组对比。

谁会喜欢一位病孩呢？生为凡人的我们，只会喜欢完美，残缺和丑陋是致命的，是注定要从这世间消亡而去的。反正江水每年都会带走几位孩童，没人会在乎是他吧？

当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他的优势之时，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害怕他对我展露出的笑容了。

这件事，犹若在我心底种下的一粒神奇的种子，静待着某一个时机来临。

## 9.1 杀机（黄勇）

小学生的学校生活，通常情形之下，都一成不变，有若一潭死水。——但是，细想这世上，成人的生活，又何尝不是按步就班，循规蹈矩呢？有若这世上一切其它之事，小学生的生活偶尔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波动，比如说，会有一些插班生出现在我们平淡的生活之中。

差不多四五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个名叫黄勇的插班生。

这家伙初初一看，就知道是从乡下来的，有一种猥琐胆怯之感。身量倒也不高，不分时间地点，总是见他穿着一件类似军服的破旧上衣，有可能真是由兵服改了穿上的。性格不能说不开朗，两只小小的眼睛忽闪忽闪，说事情说到高兴之处，立时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眼睛也顿时眯成一条缝。只看他脸上的笑纹猛地一下推举上来，好似池塘中的水波猝然一涌，满溢上来。不知为何，当时便觉得他这副模样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谄媚之色。笑起来后，前俯后仰，不可抑止的样子，带几分滑稽，又带几分纯真，要不是他脸上眼角带着不少皱纹，还真不像是那种讨人厌的家伙。

可是，过了没多久，大家私下都开始传说这家伙的奇怪之处。

这家伙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当大家围着一起说话的时候，谁要是无意中突然举起手臂，他就会随着这个动作，朝相反的方向作出一个幅度很大的闪避动作。

最初，大家都不太在意这件事。后来，次数一多，同学们都发现了这个规律，不知不觉，全班男生都知道他的这个怪癖了。那小孩子的顽皮之心一起，便无法抑止。有些同学，就故意在大家说话的时候，手臂这么举一下，一看到他骤然作出的反应，不觉引起哄堂大笑。每次如此，他不由得带着有几分狼狈的表情，嗨嗨干笑两声，再转过身来，表情又如同往常，似乎转眼间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怪癖，我自然也要去试他一试。就在他跟我们一群人说话的时候，我也猛地一举手。

正如大家所预期的，他一个猛地翻身，上半身非常夸张地向后仰去，动作既猛烈又迅捷，加上他脸上那种血色全失、惊惶失措的神情，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就在那一刻，他保留了这种姿态停留了一瞬。刹那间，我只觉得四周警铃大作，有一种古怪的预感让我感到，有一位演员要登场了。

他慢慢恢复了身姿，那张脸上，依然是一派迷迷蒙蒙的神色。那番神情，仿佛刚睡醒不久，一切都是浑沌初开，还在慢慢探索清明的途径。他好像在自问自己，我现在身处何处，人间岁月几何？转眼间，一种恍然的神情在他脸上扩展开来，他的眼神忽而闪动，竟然带上了一种忧郁之色，好像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待我如此，我做了什么，你们这般嘲讽？

他这张脸，平时堆满着那种造作的谄媚笑容，本来细眉短目，长相又不算端正，虽然说不上讨厌，但也绝不是那种人见人喜的地步。此刻，那种刻意讨好、曲意逢迎的神情，在他脸上，竟然全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端坐正观的神态，垂眉敛目，仿佛正在向内心默默虔诚祷告。不得不说，去掉了那些猥琐神色，他的脸因此而变得似菩萨一般瑞正，也好看了不少，竟然神似那种武将的画相。那些年轻的三国武将，仿佛深知自身生于乱世，不久之后即将殒命，脸色一贯威严庄正，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时常在想，人的心理状态，倒底会改变他的外貌多少呢？这个同学，要是平时不作那种巴结逢迎之色，多少尊重一下自己，他那种谄媚的容貌，是不是会改观不少，至少要看上去，让人感觉舒服不少吧？

可是，他好像浑然不觉。眼光一转，他把围着他的几个同学都看了一遍。有那么一瞬，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那种目光，似乎是满腹疑问，又似乎是默默的责问。我的心，不知不觉也后悔自己的举动起来。

不知为何，我的心思倏忽神游天外。

这个同学，在来到这城市之前，应该是跟他的爷爷在一起生活的。其实，像这种留守儿童，在我还是个小孩的那个时代，也极为常见。

有一天，这爷孙两人坐在一起吃饭。这爷爷本来性情就有几分暴戾，喝了几口酒，想起自己儿子远在他乡找拼，想见也不得见，却留下这个拖人的孙子在身边，心情不觉烦燥起来。看着这孙儿茫茫然只顾着埋头吃饭，吃相又如此难看，不由得劈头就是狠狠一巴掌。那孙儿吃得正好，哪里看得出爷爷的情绪变化，手上的碗被打飞，脸上沾了几粒花生细粒，小板凳也倒了，人也半躺在地上，却看得爷爷哈哈大笑。

虽然吃了一惊，不知所以，但是，看见爷爷笑得畅快，这孙儿懵懵懂懂，忘了疼痛，也跟着笑了起来。毕竟是最亲近的人，小孙儿站了起来，扶正了小板凳，添了饭，又准备吃起来。

那爷爷心中又是恨，又是痛，见小孙儿那翻姿态，跟他爸爸小时候俨然一个模样。想到多年来，他老爸就再也不曾回来见过自己，放下酒杯，甩手又是狠狠一下，结结实实打在小孙儿的脸上。

小孙儿又一次跌坐在地上，这一次，他抬头细细看过了爷爷的表情。只见爷爷正襟危坐，脸上因喝了酒一片潮红，想起爷爷上次哈哈大笑，不由得脸上一副谄媚笑意，心中自然知道，下次要提防爷爷再次突然发酒疯打人。

一来二去，他就成了现在我们眼前这样的人。

“下次，我保证不这样对你了。”我在心中轻轻地跟他这般说道。他何尝不是生活在地狱之中呢？我觉得，我的直觉找到了可以解释他为何如此的一种情形。

就在这时，他骤然大笑起来，脸上又堆满了平时所见的那种轻浮神态，其状态变化之快，令人猝不及防。那副反复无常的造作之态，令我自己也奇怪，为何要同情他？

这种游戏玩得多了，他的反应就越来越正常了。到了后来，大家都忘了他的古怪之处了。但是，过了一学期，他就消失了。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必定是他爸爸见他成绩不好，本来也无心待他，便将他送回乡下爷爷身边了。时光流转，不知道现在他脸上是不是还是依然一副自轻自贱的模样。不过，我觉得，他多半已失去了改变自身的机会了。他如果留在城市，远离他的爷爷，他那种受虐的模式就不可能继续，他也自然能用正常的态度对应世人，可是，这一切，他最终还是失去了。

## 9.5 关于转生

小时候，是多么害怕鬼怪啊！那时生病在家休养，在我看来，床底下有鬼，门后面有鬼，窗帘的阴影处躲藏着鬼，甚至衣架上挂着的大衣里也有鬼。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随时可能会现身。只要感到恐惧，我便会躲在姐姐床上。在我看来，姐姐的床是家中最安全的地方。从格局上看，她的房间位于我家的最深处。任何人从门口进来，需要走最远的距离才能到达姐姐房间，在那样之前，我就有足够时间察觉。除此之外，姐姐床头有一个大橱，床尾有一张书桌，几乎占了床的一半长度，有效地挡住了视线。我得以隐藏在其后，伺机观察来者何人。那些鬼怪既然看不到我，当然也不能伤害我。姐姐的房间还有一个好处，虽然它在格局上是我们家里最深层的房间，但是从整幢楼房的设计上看，姐姐的房间其实上又紧贴着外面的楼梯走道。虽然从前老式楼房的隔墙普遍隔音效能都非常好，但是如果细听，平时还是听到一些比较沉重的脚步声的。经过一些我曾经跟姐姐做过的实验，可以证明，如果从三级台阶上跳下来，她几乎是听不到声音，可是如果从四级或五级台阶上朝下跳，她就能听到。一想到姐姐房间外面就是楼梯走廊，会有人不时经过，尽管下午上班时间并没有多少人经过，无疑又给我壮了几分胆量。人来人往之处，鬼怪怎么敢造次作祟呢？

平时我就有点害怕一个人在家，在看了聊斋志异之后，那种惊怕之意就益发明显了。书中种种精怪层出不穷，出场方式又神出鬼没，颇令人心悸胆寒。那时，我能派上用场的就是被单大法。大被蒙头之后，只要我看不见，眼前只有被子，我就觉得我安全了。这种做法真是奇哉怪也，但确实无比有效。天下的小孩想必都经过这个过程，被子就是抵御魑魅魍魉的最佳武器。只要大头一蒙，虽然被下的人抖抖索索，大体上还是有相当的安全感的。

在那个年纪里，我害怕起来，就是紧盯着窗外，如果有一片树叶的影子掠过窗棂，我就可能会吓得一跃而起。要么，就是凝神听着门外的风吹草动，只要听到一声轻轻的哔扑之声，我眼前便浮现出一番鬼怪正在门外的诡异场景。那时，我的想像力还不曾丰富到去幻想大橱里可能藏着鬼，鬼也可能从走廊上飘忽隐入墙壁之内。如果我想到此番可能，那我惊惶之意只怕要更加厉害了，当时那小小人儿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吧。

小时候如此心惊胆战地生活，给我造成极大困扰。终于有一天，我明白到不能如此渡过余生。我尝试着寻找一些方法，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番搜索枯肠，我只找到了钟馗这个人物。种种传说都表明了他能捉鬼，鬼魂们见了他，就像我们见了鬼。在我记忆里，他是唯一一位以凡人之躯却令鬼魅们闻风丧胆的人类。看看对他捉鬼的描述，见到的小鬼无一不两股战战，下跪求饶，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想想怕鬼怕得不敢进厕所的我，终于也有一日在吓住我的鬼怪面前神气活现，这怎么不叫我欢欣鼓舞呢？可是，当我再往下一读，便知道钟馗这个家伙是出了名的丑陋，在片刻痛苦万状的犹豫之后，我放弃了转生为钟馗的想法。倘若以难看无比的样貌降生人间，我相信，对很多小孩子来说，那真是比见鬼还要糟糕的事情啊。

大概过了两三年，差不多四五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转生对象。无意中读到一本介绍佛教的书籍，上面提到了修罗族。在这本书中，我才知道有六道轮回，除了聊斋中提到的转世为人或投入畜生道之外，人们还可以转生为天人和修罗。在八部天龙之中，也有阿修罗一族。夜叉族，自然心生不喜，因为无论是西游记，还是聊斋志异，这都以恶鬼形象出场的。但阿修罗这个种族，在我所读到的版本中，男女皆为俊美。一看到这个设定，我便心生向往。再读到这个种族便是以食恶鬼为生，心中顿时明白这正是我要转生的族类了。虽然有时也为这一族类容易与夜叉混淆沮丧，但总体来说，从未后悔过，尤其在知道他们可以与天同寿，唯一的死机就是在他们啖尽恶鬼，毒发身亡之时。这种死法，给了小小的我极大的震撼。孩子的心极为单纯，选择也毫无根据。我那时便暗自发誓，就算是死时毒火焚心，也要啖尽这世上惊扰小孩子的恶鬼，只求天下与我一般受尽折磨的小孩子不再为疑神疑鬼去费心费神。纵然我知道，只要我停止啖鬼，便可以做到与天地齐寿，但我想，以我的性格大概万万不会如此虚度的。

一旦心中抱定了这种想法，我小小的人生也仿佛奇迹一般起了变化。倘若心中害怕，我便想到自己转生便是无惧神鬼的阿修罗，那番惧意自然烟消云散，从前那种惶惶度日的情形随着我渐长的年纪，也慢慢消逝，再也不曾出现过了。就像所有人一样，我，必定会走进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 10.夏日小区（在小区相遇）

后来想想，估计他就跟其他双职工的情况一样，上班之时，是把他锁在家中的。

跟我楼上的一个同学一样，我们平时玩，只能隔着铁门交流。

我自然不同，因为我有姐姐，姐姐可以照顾我，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种被锁的问题。

仿佛是要证明我的错误，过了没多少时间，我就在小区里遇上了他。

那时，我正要去找一个同学一道出门。

同学家住在二楼，我便在楼下叫他。叫了几声之后，便听到同学含含糊糊地答应了我一声。

在楼下等着的时候，我便看到了他。

他正走在小区的过道上，而我正站在楼房走道的尽处，彼此大概也就相距不足百米的样子。

我心中奇怪，为什么平时不见的他，竟然在这大中午出现了？

后来想想，大概就跟其他双职工的情况一样吧？

即使天天上锁，也会有意外之时。我楼上的同学，他的父母也有偶尔疏忽之时，临时忘记了锁门。于是，我同学欢天喜地地跑下楼来，找我玩耍。

想必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他身上吧。

看着他半低着头，佝偻着背，好似寻思着什么，缓缓走过，不知为何，也许正是那夏季闷热的气候，我的心突然焦虑起来。

刹那之间，一种神秘而又奇异的东西在我心头兀然出现。我心中暗想：“难道，他不知道他身后有一个死神，正在紧跟着他吗？”那死神披着黑服，手执镰刀，正在向他慢慢靠近。

所谓的时机，不正是此刻吗？

我扫了一眼地上，又左右看了一番，发现小区的地上太干净了。

突然想起，我身边一楼这住家在阳台上种了一株水仙，过年曾经看到花开花谢。转头一看，那供花的花盏果然还在。走过去，轻轻伸手一摸，果然有几颗颇大个的鹅卵石。

一边正在摸索，看看有没有大小合适的石子，一边眼见他正慢慢走出视线。

要来不及了！

我顺手拿了一颗感觉还颇沉重的石子，朝他丢了过去。还在考虑石子能不能丢到他身边，就看到他已走了过去。因为手劲不够，那石子划了一个圆弧，正落在过道一侧，朝过道上滚了过去。

到底还是没打到.....

我转身看了看同学家，他居然还没有下楼来。

因为天气太热，我便闪身躲在一辆小面包车的阴影之中。

正在百无聊赖之中，陡然发现脚下多了一个探头探脑的阴影。

惊疑之间，抬头一看，正是他！

只见他手中握着我丢出去那颗石子，满脸笑意盈盈，伸手向我递来。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一阵冷风骤然从我背后吹了过来。

奇怪，谁家开了空调？

是死神与我同在吗？

一种难以描摹的情绪涌上心头，我一把推开他，跑上楼去。

## 11.江岸杀机

一次高温的夏季，那些日子总是格外漫长。

炎热的气候，总驱使我走向户外。

夏日那强烈的光芒和变幻的云彩，使得江边那一带开阔的风景变得开合壮阔。江堤上轻快的微风，护堤林中摇曳闪动的绿色树荫，大块大块繁茂的苜蓿草地，五颜六色的灌木丛，那里是我午后最钟爱的漫步圣地。

一个夏天的中午，在我茫然无目地的漫游途中，当我漫不经心地登上一处江堤，毫无征兆地，我的一帮同学们突然间出现在我眼前。在我面前的一片宽阔的林间空地上，他们正嬉笑地四处奔跑。

在我熟悉的地方，在往日无人的风景之中，忽然凭空增添了他们跳跃的模糊色块，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置身在某一个夏日的梦境之中。

我拾级而下，燥热而纯净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在我落在台阶上的身影旁边，一朵白色的野花柔顺地低着头，半透明的花瓣上悠悠地飞过一只红色的瓢虫。横亘在不远处匹练般的江水，在烈日下带着宝石般的光泽，梦幻般静静地流淌着。

我向他们走去，他们也发现了我，向我很热情地打招呼。原来，他们也是一时兴起，偷偷溜出来，想到江边一游。

在人群之中，身影闪避之间，我赫然看到了渝洁刚。

他羞怯地朝我笑了一笑，那种笑容好似他轻轻朝空气笑了一下。

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一朵小白花的影像奇异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这是刚才路边看到的那朵小白花吗？

由于感觉太不真实，我恍惚觉得自己走入到了梦中。梦中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明亮的烟雾之中，我在烟雾之中站了片刻。

等我从那个梦境中走出来，周围的同学们却已经都四散走开了。强烈的阳光四射，可我只感到那一束束四下浮动的光芒透散着寒意，等我再度回头，同学们正坐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坡上，大声欢笑不已。我好奇走近，却只见好友李某正在江边跃跃作姿，想要跳到江水之中。只听得同学们一阵欢呼，再回身一看，李某早已纵身一跃，扑通一声，跳入了波浪涌动的江水之中。

那江水乍开乍合，转眼间，同学就消失不见。我们面面相觑，屏息静气，一刹那间，一种奇异的感觉向我袭来，我感到有几分透不过气来。

江岸上一片肃静。稀疏的阳光在斑驳的梧桐树中跳跃。一片白云飞快地从远处升起又消散。

也不过是转眼之间，同学就破水而出，脸上带着笑意，向我们挥舞双手，一面大叫：“救命，救命！”

大家一哄而笑，夏季的阳光重新照射而来。

感觉和记忆，有时也会有错位。在那个热得连杨柳的枝梢都垂直不动，空气好似白铅皮一样，轻轻一抖便咔咔作响的下午，我却好像站在世界的另一层面，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焦燥难安地俯视着这一切。一切都很安静，却又似乎份外喧嚣。耳边是同学们打闹的嬉笑声，江水涌起落下的拍岸声，空中若有若无、时强时弱的热浪之声，让人一阵心烦意乱。然而，我却觉得这一切与我无关。

已记不清倒底如何，等我再有印象，喻洁钢已站在我的对面了。

他轻轻向我展颜一笑。

有时，本能赋予的感觉会前来造访。类似于一种预见，当你坐上一辆在你面前戛然而止的飞车，眼前突然间出现前方有人飞扑上窗，然后倒地而死的幻像；当你在一座高楼之上向下俯视，免不了控制一下那种会让自己飞身而下的冲动。

看着他的时候，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如果说，我开始觉得这个夏季是一种梦魇的话，那么，他的那种笑容，无疑是这个梦魇的开始。我已向各位描述他面容的奇异之处，他这个浅浅的、皱纹纵横的笑容给了我某种惊悚的最终印象。

这是某种奇特的直觉吗？我不清楚。那种念头何时涌上来的，我也不清楚。事隔经年，我从来也不曾想起过这事，但为了更为准确地体验当时的境况，我又不得不重返往日时光的幽暗之处。这些记忆，置身于那个遥远夏天的光辉之中。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刻，我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结束了完美无瑕的状态。

站在我的那个角度望去，有一处突然耸起的高坡。我的同学们都背对着我们，面向江水，坐在坡上兴高采烈地高声讨论，兴奋地呼喝着。

喻洁钢在他们和我之间。背对着他们，面对着我。我的同学们，应该没注意到背后的我们。

我朝江边走了几步，他毫无防备地跟了上来。

我脚下的江岸，大概再有两三米，便翻涌着江水。在这一片天地之中，能看到我和喻洁钢的，只有那一整段水光粼粼、波澜涌动的江水，还有耸立在对岸，朦朦胧胧环绕着江水的房屋和护堤林。

我内心深处，仿佛有一群小小的、发亮的幽灵急速地聚集起来。

远处，有一只夏蝉突然尖利地发出一声鸣叫，夹带着它扑击翅膀的声音，迅捷地划过天空。一道细微的热风，轻轻地撩了撩了我衣襟下摆。一阵若有若无的低声细语，在地上摇摆的树叶剪影中幽昧地一闪而过。

我感到他近在咫尺。只要我轻轻动一下手，他就会像星辰殒落一般，向那个小小的悬崖下方坠落。

风突然间变冷了，透明的天空好像一道神秘莫测的大门，夏天清晰热烈的景色倾刻间化了一片朦胧。

我转头看了一眼喻洁钢。在他那半老年化、又带着一种孩童般天真的脸庞上，显现出一种梦幻般奇异的表情，一半是原地徘徊的迷惑，一半又像是在四处奔走地苦苦追问。他的姿态就好像一只鹦鹉，半侧着头，缩着头颈，望向那一片颜色好像蓝宝石一般的天空。

我张口想跟喻洁钢说上一两句话，可是却什么也说不出。

风似乎吹得更急了，好似在紧紧地催促着我。我不由得暗自思忖：这神秘的冷风，倒底是哪里吹来的，为何在这炎热无比的夏季，竟然会有这么冰凉刺骨的寒风不止息地劲吹呢？

我好像站在一个梦中。我的手不再属于我了，而是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现在，它正尝试着努力从我的控制中挣脱，想在他背上轻轻地加上一个力道。

木

就在那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一阵出水的噗嗤声，在我面前的江水之中，赫然跃出一张人脸。

正是我的同学！

他擦了一把脸上的水，带着脸上淋漓的水光，伸出一条手臂，朝岸边的我挥了挥手。他脸上作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只作了片刻停留，转瞬之间，便又钻入了江水之中。

我心中，涌起了某种颓唐和惶恐之感。那一刻，我只觉得四肢乏力，好似踩在一片云彩之上。但是，并没有花上太多时间，我就明白过来，他之所以作出那种惊讶的表情，并不是因为他窥破了我的计划，而是因为他的确遇上了擅长游泳之人都可能遇上的麻烦。

到了晚上，早早回家的我听到大人们的对话，这才知道同学们再也没能见到他从江中走到岸上来。他跃出水面那匆匆的现身，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所谓的命运，总是有这种难以言喻的契机。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这才想到，难道那匆匆的一面，莫非他是在向我呼救吗？如果真是如此，如果我不曾有过那种奇思异想，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此事？但是，如果我当时便意识到他是在向我示救，我能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只能告诉同学们，转身跑去找大人，以我的游泳水平，只能站在岸边远远地观望吧？这一切，能够拯救他吗？倘使没有他，喻洁钢又真会如我所愿吗？恐怕也未必。我选择了一个两难的处理，没想到命运抛给我一个更难解的问题。

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心中便感到深深的遗憾。一位严肃的心理学家可以透过我雨滴般晶莹的密码文字分辨出一个灵魂化解的世界。可是，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却远非常人想像的那般沉重。我那时顶多也就十岁出头，对于生死的概念也相当模糊，即使是住过了医院，也只限于对身边人比较注意。通常来说，相对于生活学习中的种种扑面而来的问题，朋友的逝去，往往只能占据一小部分时间。

不过，小时候的种种行为，总有一日，他会觉醒和领悟。等到了他有亲身的体会，有了痛楚的感觉，到了那时，他才算真正走出了蒙昧的穴居时代。

是的，在未来的旅程里，我还会再次面对相似的场景。也只有到了那时，我才真正作出了诀择。

## 11.5 段武

我升到了中学，四年的休养期终于离我远去了，我又能够吃到鲜美的肉了。前面也有提到过，得这种病，吃不了高蛋白的食物，类似猪肉、海鲜，都不能食用，否则引起过敏，对康复不利。因此，这四年，我是被禁止吃任何肉类食品的，除了猪腰这一种食物。而且这种禁锢，是全家人一同伴我渡过的：为避免我馋意大起，餐桌上也很少出现我不能吃的各种食物。这四年，对于当时年幼的我来说，无疑是极其漫长的，但当我回顾往事，这段当时度日如年的往事却又如此如雾如风，转瞬即逝，短暂得如同回眸一瞥。并不是我不喜欢吃肉，但是，非常幸运地，我对肉类并不是疯狂地喜爱。在那些日子，我不是没有受到过诱惑，我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偷偷品尝过那些离我很远的禁忌食品，但是，结局也不是特别好。如果你吃得比较多，且不说被家人发现（尽管发现了，也不会过多指责），单单是食用的后果就令我下次行动谨慎再三。吃多了这些引起病症的食品，我一般体表会有红疹，脸也会浮肿，外加头脑昏眩，晕沉沉地行动不便，那种特定的感觉非常类似于醉酒。若是提到我为何会对醉酒有一定印象，我不得不说，小时候到别人家里作客，主人就给我们倒了一种葡萄酒。小孩做事也不知轻重，因为盛在玻璃杯的葡萄酒异常晶莹剔透，喝起来又带着一股少有的甜美滋味，我便自顾自喝了两杯多，谁知道，那种晕晕乎乎，走路仿佛踩在绵花上，好似穿行在星际之中的感觉就此降临。那种感觉十分难受，而吃多了肉类，就会重新带给我这种噩梦般的感受。我并不喜欢这种状态，更加不用说，如果吃了之后有严重反应，父母就可能会紧张异常，到时又免不了受针砭之苦，光想想就能让我止步不前，就算发生了一些严重后症，比如便血，我也绝口不提。类似这种病痛，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避免，一般我还是默默遵守的。久而久之，自然我也不会起念去碰那种东西了。

对我来说，难得的美食就是每周一次的猪腰大餐。在所有食物中，只有少数食物我没有剧烈反应，猪腰是其中之一，在被医生推荐之后，也成为了我每次周末固定的、加强营养的菜肴。除此之外，还有比较频繁的鱼汤，一般用料是黑鱼，熬成浓白色的汤水，喝喝热汤就行，鱼肉也是尽量不吃。实际上，我吃了一些鱼肉之后，并没有太大反应，但因为鱼类肉少刺多，我就不是特别爱吃。成年之后，每次去餐厅吃饭，朋友点爆炒猪腰，抱怨说炒得不够嫩，我便只能付以轻轻一笑。在我内心之中，我还是喜欢那种炒得很老的猪腰，越老越好，因为我吃就是爸爸烧得那种程度非常老的猪腰。那种老熟的猪腰，含在口中不像那种嫩嫩的那般舌头一压就变成各种形状，它有它本来的质地和口感。用舌头轻轻一搓，它的形状之中那种带着颗粒状麻点、似乎有泡状的肉末一个个爆开，带给舌尖一种似咸非咸、似鲜非鲜的滋味，唇齿之间它会带给我一种如风一般、美妙难言的苦乐意味。可是，一旦我度过了这四年，爸爸就再也没烧过这种菜肴了。过了若干年，我向爸爸提起这事，爸爸却浑然忘记了他曾经固定每周必烧的这道菜。任凭我如何提示，他一直表示对这道菜没有印象。我也只能轻叹，也许爸爸并不喜欢这道菜，但也可能因为，四年时光，对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相当漫长的时光，可是，对于一个大人来说，大概也只是某个时间段中的枯燥无味的一段，谁会记得乏善可陈的事件呢？当我终于成为了一个爸爸，我更加确定这种感觉了。

我终于能吃上肉了，我如同长期不见天日的瓶中精灵，在我内心深处仰天长笑。但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参加运动会了。由于我小学个子一直比较矮小，运动会我就坐在最前排，看着操场上人来人往，想到从前连体育课也不用上，对比如此，不觉心花怒放，欢喜无已。突然之间，只听得一声枪鸣，我看到对面一队人马从起点处猛然飞奔起来。听到学校广播，那正是二百米的赛跑。在这队人之中，有一个人倏地越众而出，以迅捷无比的速度转眼把其他人甩在身后。从前的学校跑道，都只是简单地加以铺设，还不曾像这今日一般学校的人造跑道防震性这么好，在他未跑到我面前之时，我便感觉到地面异样地憾动，仿佛史前的巨兽隆隆地向我冲撞而来，我的世界动荡不止。当他最后从我面前跑过之时，我只感到他带起的一阵强风忽地从我脸上刮过，竟然擦得我脸上隐隐生痛。他跑鞋上带起的沙土，有几粒热辣辣地打在我手上。

整个世界仿佛都静穆了，所有的造物带着类似于愧疚的心情俯身审视着我。我孤伶伶地坐在我的世界的中心，仿佛一种出奇的惆怅像清晨的雾霭一般从这个世界升起，忽然之间，又有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把它们一扫而空。

为什么，为什么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和活力呢？这难道就是背叛？为什么我没有？

突然间，一阵疯狂的怒火如触电一般从我胸膛深处向我袭来。我口干舌燥，头晕目眩，为此痛苦不已。与此同时，我只感觉到，有一个透明的、巨大无比的魔物，乍然涨大，雄据在一排排我背靠着的、高大稀疏的梧桐木下，在运动场边，从我的阴影之中，从我背后的站了起来，“神啊，”我暗暗发誓，“就算是粉身碎骨，就算是坠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我也要将这份力量，这份生命力据为己有。”张弓搭箭，我的命运之箭从那巨人手中猛然离弦而出，向着那人的后心，远远射了出去，“叭”地一下，正中靶心。

过了好几天，这股怒火才从我胸中消褪而去。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知道了这位学长的名字：段武。

## 11.6 段武（二）

少年的心性，恐怕也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定。在我的心情受到了那么大的波动之后，过了没几天，我便又将此事抛诸脑后，恢复了常态。少年身旁的事态，往往如同洪水涡流，每日都不绝翻新，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次在校园中看到段武，我才记起对于他我早已在内心深处许下过誓言。那一天，我恰好值日，放学后清扫教室，倒好了垃圾后，在梯梯口的窗边伫立了片刻，谁知道，就在夕阳斜照之下，在操场边拉长的树影之中，我又看到了他。他在泛着金色光辉的树影间来回跳跃，意态轻松，漫不经心，只是专注于他奔跑的脚步，好像一粒光子在光栅前逡巡。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正好在学校田径队，也参加过这个时段的活动，我立刻知道他应该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他正在参加放学后的训练。正是通过这位好友，我才知道了他的姓名，道听途说了他的不少事迹。

这位学长比我大四岁，曾经在省级的田径赛中拿到少年组第二的名次。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我此生已绝无可能得此殊荣了。这就能够解释他为何奔跑时如此声势骇人了。他几乎包揽了学校所有田径奖项，这倒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再次想到我的誓言，我自己也不禁哂然而笑。

每次值日，我都记得朝操场上看上一眼。纵想我一生，从未似常人一般从影视剧中找到过任何偶像，但我想，只有他——他应该是位于我心目之中可称之为唯一的偶像。我像一个小小的粉丝一样，或者说，我就是那个小粉丝，远远仰望着神秘的飓风在操场正中盛开，所有的星辰都静静向他注目。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欢喜与甜蜜，好似我的目标已经得以实现，我弱小的身躯转眼便化成了他，在如风的往事之中，奔跑跳跃，进退趋避，无一不顺心如意，无一不欢欣快慰。我，将他看成是我的兄长，在我的想像之中，他成了我赋予最大权威的人物。我每每行事，免不了将他与我内心深处的我作出对比。如果是他，他将如何行事，如果是我，会不会远不及他？如果他在我内心之中有所动作，做出了指示，我便按照他的行事方式如法炮制。我并不了解他，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是我心中的光源所在。有了他，我仿佛在这步步荆棘的大千世界中找到了庇护和陪伴，得到了心平气和、大步向前的权利。

在我默默的注视之中，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一开始，我只是等待，谁知道，过了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我都没有在操场上看到过他。由于对他的崇拜之心我羞于启齿，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参加田径队的好友那里得知，他得了黄疸性肝炎，不得不休学一年。

犹如一阵狂风掠过了树稍，我好像从穴居中走出的原始人类，看到了星空的一角。

什么，他也生病了？

原来，像他那样的人也会生病？

那么，我只想问一声，这世上，到底有什么可以永恒？

我仿佛看到了击败他的可能，他毕竟也有弱点，他毕竟只是一位凡人。

由于他长我四岁，即便休了一年学，我在学校见他的次数所剩无多。就这样，我内心深处带着他的守护，度过了高中和大学时代。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还会重逢。我以为，纵然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我们所处之时也会跟其他朋友一样，随着时间消亡在一片时光之海中。但是，我错了。我无法言传，我的错误带给了我多大的惊喜。

我顺利升到了重点中学，也终于可以出席参加校运动会了。

对此，我无比欢喜。

由于个头比较小，我一般都站在队列前排，这次也不例外。我坐在观众区的第一排，也就是在学校操场跑道边，欢欢喜喜地观看比赛。

那次应该是100米的短跑比赛。

只听到对面一声枪响，一队人应声起跑。只见在一群人之中，有一名动作矫健的男子，转眼间超过了众人，如旋风一般，瞬间跑在了最前列。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仿佛眨眼间，他就跑过了我坐的位置。一阵强烈的狂风从脸上刮过，这阵风刮得我脸上隐隐生痛。他从我的身边一闪而过，我身旁的地面，在他脚步下发出震颤的波动。

仿佛从古老幽暗的洞穴地底之中，地面乍然裂开，涌上来一股黑暗的狂潮。

这是谁，这是何等的力量？

刹那间，我只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痛苦让我说不出话来。

我就看着他如同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直冲终点。

是我又生病了吗？

我不由得问我自己。

不，不是。

在我内心深心，并没有感觉到病弱的无力，而是感到一种剧烈扩张的力量在黑暗之中苦苦挣扎。

为何这种力度他可以拥有，我却从来也不曾体验过？

这人，倒底是谁？

仿佛有一个巨大的身影站在我的身后，凭空射出一箭。那箭矢不偏不倚，如流星一般，正中那个少年不断奔跑着的背影。

我暗暗发誓，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就算身坠地狱，就算化身恶魔，我也要在一片星空之中，将这股力量占为已有！

后来，我才知道，他名叫段武。

我仿佛找到了我自己的本体，在无垠的星空之中，我突然发现了一颗光线与我迥乎不同的星辰。我穿过流星密集的星层，越过稀薄的空气，竭力向他靠近。

我要用何种方式存丰呢？我决意要让我自己的形象无限向他靠拢。

假使要用背景来区分我俩，他就是奔跑在跳烁着金光的一片海滩上，而我则是站在一片蓝色的星空之中。

在这世上，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呢？

我知道，最深爱的人，有可能会变成最痛恨的人；最可怕的敌人，在若干年之后，反而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

爱和恨，真的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吗？我们真的能够准确地说出我们的感情吗？

我想，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转化的。

感情这种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可是，人的情感怎么会如此苍白简单呢？

当庆幸愉悦的心情从我心头一闪而过，我立刻意识到，他难道不是我的挚友和偶像吗？我如此喜爱他，如此仰慕他，这就不是失去了他吗？当他最终老去死亡，我难道又会躲过这场灾难吗？我跟他一样，最后也会老也会死。我们都一样，最终都会从最高处向下坠落，对此，谁又有任何欢悦之感可言。

想到再也无法与他喁喁微语，再也无法来到他身边探望，我不由得悲从中来，泪难自禁。

## 11.7 段武（3）

在我少年时代，我几乎有什么偶像。看到旁人书边或钱包内收藏着某个影视明星的照片，我总是付之一笑。当我成长之后，我细细回想，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偶像的。

就是他，段武。

我一直把他放在我心里，尽管他根本不认识我。当然，他肯定是见过我的，毕竟是在一个学校里共同度过了三年。

我把他放在我心里，遇事总免不了请他上场。

有时，我把他想像成我的哥哥。在遇到一些我从前不敢上前的事件之时，他就出现了。他不停地鼓舞着我，让我勇敢迈出第一步。有时，我干脆变成了他。我假装我即是他，在我遇到这种棘手之事的时候，他自然也会遇到。我假想如果我是他，他是究竟会如何处理呢？如果他在我的想像之中有所行动的话，我便会用他的方式来处理这类事情。

我按照他的样貌，按照他的身姿，凭着偶尔经过他身边听到的只言片语，凭着日常见过他身边人的吉光片羽，在我的脑海之中捏造出了一个光辉耀眼的形象。这个形象，在我困惑莫名、冲突不止的少年时代，成为了我世界里永恒存在的定理。在我的世界里，自从有了他的形象，我在各类星体之中的位置便很少失重或是翻覆了。从前我一直会否定自己，但出现了他这个环绕在我的太空中的物体之后，在我作出了这样的假定之后，现在我很少这么做了。

即便是有了他的来访和他的忠告，一开始，我也会犹豫不决，也会在他的鼓励下退缩。但是，就如同某个纪年时期开始了，我的全新时代还是来临了。我在那时就感觉得到，有一颗比我的心脏更为勇敢、更为坚毅的心脏，正在与我一起跳动。这股喷涌的力量在推动我前行，我恍若一夜之间便舒展枝叶了。

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最终毕业了，离开学校，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有几分迷惘失落。但是，终于有一天，我明白过来，我不可能永远处在他的阴影之下。

如果说友谊是依凭彼此的喜爱来维系的话，那么我决定最终超越它。我不想要亦步亦趋的模仿，那样的话，我便永远无法生而为王。只有超越他，我才能够与他平起平坐。

可是，我如何才能超越他呢？我想，我恐怕此生都很难在体力和力量上超过他了。

不过，还是有其它方式的。

对我来说，他出场的背景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骄阳似火，水面波光粼粼，棕榈树在微风之中摇曳着，在白色发亮的沙滩之上，他不断地奔跑着，奔跑着，向着无限远方奔跑着。我仿佛听到他剧烈的心跳声撞击着这个世界。

而我，我要出场在一片黑暗的星空之中。繁星闪烁，宇宙无垠，我脚下的星团伸出星尘化成的手臂，在虚空之中缓缓转动。

这就是我要的结局。

不是我甘拜下风，而是要与他分庭抗礼。

## 12.成长（升到中学，江边事故和电话）

大概在中学时期，我和朋友们连着好几天去江对岸办事。具体已记不清是什么事情了，每天就是跟朋友一道坐轮渡过江，然后各自去处理事宜。那时，正是冬季，虽然是南方地带，却依然天寒地冻。因为江水水位下降，轮渡的栈道比平日要长了很多。下船的时候，就看到一长排栈道拼接在一起，向上延伸到轮渡出口。其中有一天，就在这栈道中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聚集了一群人，把路都堵住了。本来以为只是一般的路人争吵，本来就是急着去办事，又比较厌烦人多的地方，心中就有点火急火燎。但是，你再怎么不喜欢，这条路还是只能顺着人群，依次通过的。心烦意乱之间，不得不胡乱朝人群看了几眼。奇怪的是，这群人倒也不甚吵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栈道外面，朝向江滩上的方向。我便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到光秃秃的江滩上，有一个黑色的油桶半掩在杂草之中，横躺在那里。

“一个普通油桶有什么可以看的？”我不禁觉得奇怪。

我本来也不愿在人群中多站，可是栈道并不宽，这群人在路上一堵，人流速度自然放慢。在缓慢的移动之中，确实无聊，我便跟随着大多数人的眼光，望向沙滩上这只黑色油桶。

看样子，就是今天早上搁浅在这里的。因为昨天早上这个时候，我也来过，并没有看见过这个黑桶。也不可能是人工摆放在那里的，因为那油桶离开栈道比较远，下面又是沙土，应该就是清早涨潮时，随着江水一起升到这个位置，后来江水退潮，把它留在这里了。

就这样，我一边纳闷不已（这毫不出奇的外表有可观之处吗？）一边随着缓慢的人流，一步一望地看着这油桶。看着看着，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安静了。

不，这不是一个油桶，这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死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具尸体，一位溺水而亡的死者。

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在我的眼中，这个黑乎乎的东西，依然是一副油桶的模样。但是，在我的脑海之中，却已经非常明确地指明，这是一个人，或者更残酷地说，这是一具尸体。我左看右看，试图找到一丝它背离油桶形象的线条，可是，我遍寻而不可得。我不由得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困惑，不仅仅是因为我眼中的形象与我脑海中的答案相背离，同时生者与死者形态的差异如此之大，也让我的心灵震颤不已。人一旦死去，原来一个人这个称谓的量词就会被“一具”这个量词取代。生命被抽离，称谓也随之改变，一个原来充满光明和爱意的形象，一个轻盈跃动的形象，被一个冰冷、毫无生气的物化词语代替，他无知无觉地滩在那里，原来生机勃勃的星球化成了漠漠的死星消失在宇宙深处，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

原来人淹死之后，竟然会变成这番模样！刹那之间，一阵肉眼难以察觉的狂风在我胸中猛烈地刮起，我感到，我位于其中的水晶宫殿发生了巨大的震动，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地破碎，我赖以存在的根基摇摇欲坠，几乎销毁殆尽。我想起了我小时侯对喻洁钢的种种小盘算，难道说，当初要是我把他推下去，他就会变成我此刻眼前的这种模样？倏忽间，我恍惚感到，当年我仿佛真的把他推下了江岸，而他终于穿越了时空，乘着黑暗的潮水，在我面前涌上岸来。

天空高远，铅灰色的云层在我头顶翻卷，突然间，天地间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我站在这细窄的栈道之上，站在陡然间几乎亮得刺目的光线之下，茕然一身，恐惑地想道，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宏旷的宇宙之外注意到我了。

这个东西，找到我了。

一直到走远了，我还是惊惶不已地回头寻览。我不想放弃，我想找到这尸体上还能称之为人的东西。我的视线战战兢兢地在它前后端的地方搜索。我认为头和脚应该是比较容易辨认的，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称之为头和脚的部分。当我最后走到栈道尽头，不得不离开之时，在我的脑海之中，却莫名为这个黑影加上了一双深不可测的黑色双眼。

走了几步，我便知道我还是在人世间。不消十分钟，我就不再考虑这事了。待我下午事务处理完毕，沿途返回之时，江滩上再也看不到那个黑影了。“想必是水上警务把这事给处理了。”我想道。我本以为这事就如同阳光下的鬼魅一般会自然消融，谁知道事情办完，重经此处，大抵是当初的惊慌一闪而过，心灵再一次被搅乱，我竟然隐隐约约重新有一种大事不好的感觉。

我在年少之时密布在头顶的云雾中，茫然地行走着。我无意于为自己辨解，我可以用别的论调，别的口吻来重塑我的过去时日。我可以把它表现得更富于纯洁真挚，也可以把它表现得更为梦幻迷离，但我依然不能否认，在我的内心深处，曾有过那样幽暗、深不见底的东西——罪恶。当人们终于长大成人，当他们回首往事就会发现，在他们的人生历险之中，曾经经过了一片布满毒霾的沼泽，或者穿越了一片犬牙交错的峰顶。回忆，有助于让过去种种模糊的迹象变得明确，然而是回到当时，他们却全然不知。在发生这些往事的时候，在事件的最起初，我从未感到过有任何不安的情绪。但是，请不要误解我的意图。我并非是在寻觅借口，而是在找寻一切发生的缘由。我的往事之中，也许充满了迷幻紧张的色彩，但它实际上符合人们的自然认知。我们口中的宿命，真的是凭空而至，好像中彩一样毫无原由吗？不是的，当我们渐渐明白了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当我们终于接受了身而为人必须履行的责任之时，我们的宿命才真正开始了。在那之间，会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漫长得几乎看不到边际，而那时，你又懵懵懂懂、惶惶不可终日。正是那个过程，表明了你正在前往人生更高的一个阶段。

回到家之后，那种说不出的、被人追踪监视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我诡异地感到坐立不安。我本能直觉地感到有人似乎正在前来拜访，但又不知道它何时出现。到家后，大概过了半个钟头，我家的电话铃便响了起来。听到这铃声一响起，我心中便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时，家庭电话这种通讯设备远远没有今日普及（在当今社会，有些家庭甚至都没有经历这段时期，直接进入了手机时代），我也十分确定地知道，当时绝大多数人家都不像我家那样有电话可用。平日因为家庭电话极少使用，我也几乎没有告诉过同学我家有电话。似我那般窄小的生活圈，我倒是相当有把握这么说的。

那么，这电话是找谁呢？

父母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正在工作单位，如果有电话找他们，应该就是直接打到企业单位去的。只有休息日，才有打给他们的电话。也不太可能是姐姐，姐姐虽然交游广泛，但她那时也正在她的工作单位上班，她的哪个朋友会在她工作日联系她呢？

我定了定神，走过去拿起电话。毕竟来说，我的种种不安没有任何根据，我只是在疑神疑鬼罢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不会容许这种神神道道的思想活动的。

我把电话轻贴在耳边，脸颊上传来话筒的冰凉之感，凝神细听那听筒里的声音。听筒里悄寂无声，只有我忽长忽短的呼吸声。我等了片刻。刹那间，仿佛有一连串神秘的圆环，流星赶月一般在我脑海中某个黑暗的轨道上彼此追随，它们孤零零地出现，又像轻烟一般倏忽而逝。电话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滋啦滋啦的电流声。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一串串的电流噪音并没有停止，反而像是在与什么赛跑一般，分分秒秒都在向前飞行，所过之处化成了一片片荧荧之火。在这纷乱杂杳的背景音之中，仿佛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低沉浑厚的轻笑之声。一听到这笑声，在我脑海中陡然出现了一幅画面。这电话在，正是早上那具浮尸给我打来的。它正站在一处无人的走廊上，背后是它刚刚走出来的停尸间。它手抓着话筒，已经被水泡胀变形的脸庞终于呈现出我遍寻而不可得的人类特征，腐烂的双目洞开，一条黑色的深缝在原来本该是嘴唇的位置上向上以弧度裂开，发出嘿嘿的笑声。

我啪地一下把电话挂上，再也没有勇气听它说更多语句了。

这件事，虽然使我倍感迷惑，可我却不曾想到过要向他人倾述——如此荒唐之事，委实令我难以启齿。但是，时过境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还是从相关朋友那里找到了另一种可能。实际上，我认为这也应该是事情的真相。在那个时候，电信局有时会对电话线路作一些测试，一般情况下都会个别通知，因为毕竟用户不多，但有时也会有突发情况，来不及通知或者是疏于通知，如果你不巧在那个时候接到了测试电话，你听到的对方就是发出一连串的电流声。

这通电话带给我的阴影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这件事便在我心头淡化了。并不是我不能反省，而是，少年之时，四处皆是鬼神，你稍微动一动即有可能触动你内心的藩篱。事件的疆界不但处于视线之内，也暗置在人们心灵深处。

很快的，我的少年时代就要结束了。

## 13.再次成长（工作，从病中最终恢复）

大概在中学时代，十多岁的年纪，冬季里的某一天，学校的午饭时间，我听到我的同桌（也是我的一位好友），一位沉静的男孩子，在吃完了中饭之后，心满意足地搓着双手，满脸红光又漫不经心地跟一起走在他身边的另一位同学快活地说道：“啊，吃了饭后，手脚都变热了！”

一刹那之间，他们的其它对话，我都听不到了。

一阵肃索的冷风吹过，其后怎么回到教室，我都没有怎么注意了。

我沉浸在他所描述的感觉之中。

“手脚在吃饭之后，变得温暖了……”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我穿行在这个语句所创造的空隙之中，想在我心中唤起某种类似的感觉。

我只知道我的手脚不能做到似他那样。我的双脚从来也没有过类似的感

觉，不仅在冬季长期冰冷，夏季也泛出苍白之色。不仅是脚，连手也是如此。这并不是手足的问题。每当炎热的夏季来临，身边的人个个喊热，我却能够无动于衷，安然处之。除此之外，无论如何运动，似乎只是头面流汗，手足却像供电不足的电灯，缓缓地温暖一下，转眼又冷却下去了。

想像一下吧，发热的脚趾在温暖舒适的运动鞋中肆意地伸展蜷曲，收发自如，没有迟纯感，充满了红外线，这是多么神奇的感觉！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滋味！

这个愿望，在过去了很久之后，终于还是实现了。而我曾经以为，这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至少是无期限的、遥远的“能够实现”。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会有很长一段实习期。我前后去了几家不同的单位实习。其实有一处是母亲单位的计算机中心。在电视剧中，主角们神奇的重逢情节早已屡见不鲜，可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这种事少之又少。不过，终于还是让我遇到过一次。

就在这单位实习的时候，我认识了负责计算机管理的一位学长。事先已经从引荐人那里知道，他跟我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聊过之后，才知道他年纪长我三岁，也就是说，我上初一的时候，他正在同一所学校上高一。

中学时代，大多数人从心智上说，都只是孩子，交游的圈子都比较窄小。我也如此。我并不认识他们这一届的任何一人，虽然我可能看他们中的大部人都会感觉有几分脸熟——毕竟是学长，难免会在上学放学和课间的时候遇见，甚至可以说，我除了我们年纪的同学，其它年纪的学生我也只认识廖廖几个。

为了不至于尴尬，我便随口聊起了段武。这差不多就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个比较贴近他年纪的学长了。我早已知道，段武是长我四岁的学长，实际上，很可能跟大多数人的状态一样，我眼前的这位学长是并不知道有段武这么一号人的。谁知，一听到段武的名字，他脸上便露出惊愕的神色。

“你认识他？”

“不，我只是知道他。我好朋友是田径队的，总见到他。”不知是什么原因，多半是因为羞怯，我没有说出他是我偶像这种事来，只是敷衍地解释了一下理由。

“他是我同桌啊！”他望着我，神色似乎比我还吃惊。

见他如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为他这种惊讶找到理由。这恐怕只是证明，在中学时代，两位校友跨越年级而认识相同的人，也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听到他这么说，我不由得一阵欣喜若狂。这种暗暗的狂喜之潮，览尽我生平也难得一见。当然，我也是在走过了漫漫长路，了解了人生的哀愁和温情之后，才知道这种感觉何其珍贵。

怀带着那种难以置信的眩晕之感，我便想尽可能多地向他了解一下段武的各种情况。

“他不是应该比你大一届吗？”我跟他解释说，因为我知道段武应该比他大一岁。

“哦，他因为生病，所以高二休学了一年，正好我们就一届了。”他回答道。

一层命运的神秘雾霭霎时间从我周围升起。难怪了，这就可以解释，从前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学校内见到过他了。我之前从未向任何人提到过这个问题，没想到，是老天爷帮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那他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又追问了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

他回答说，毕业后，段武就去了南方一个当时最有活力的城市：深圳。

我暗暗记下了这个城市的名字。

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一直期望的重大事件改变了你人生的轨迹，反而是这种路边经过、闲时听来、不起眼的小事情，促使你作出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我那时便想，既然他去了，那么，我也要去那个城市。我也要像他那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如何才行啊！

但我并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实现，要实现一个愿望，不仅需要内心的决定，有很多时候，也需要外部的推动。但是，就好像真是宿命的安排一样，在这件事过去了大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前关系非常好的大学同学的电话。

“你知道吗？我在你老是念叨的城市里工作了！”他在电话里说道。

“恭喜啊！”听到他这么说，我还没多想，只是不禁为他找到不错的工作高兴。

紧接着他说出了一句令我欢喜不已的话：“我知道你一直想来这里工作的，我可以向单位推荐你，你想来吗？”

我仿佛在一片大海的泡沫中升了起来，这难道真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吗？

“当然，当然想去。”我回答道。

就这样，如我所愿的，我终于去了南方。

在这个城市里，那种上海难得一见的绿色阔叶乔木，终日在阳光下摇曳着高大的身影。蓝色天空中仿佛凝固着夏天白腻的云彩，如此雄壮，好似浮在海上的浮岛。路边无论何时都盛开着星星点点的彩色花朵，着实令我耳目一新。

南方的气候如此温暖，也大出我意外。

大学时，有位来自北方的女同学曾经惊奇地告诉我，说她来上海之后，手上再也没生过冻疮了。

对此我倒没有太多感想。生活在上海，只要稍加注意，适当保护一下，想要在冬天手上不生冻疮，其实是相当容易的。当然，身体上也有一些不太注意的部位。譬如说，我的脚上就曾经生过冻疮。那种感觉自然不是太好，痒起来的时候，仿佛怎么抓搔都不够，而且，总觉得脚上有个地方是肿着的，穿鞋的时候就有一种不适的挤压之感。除此之外，一般情况下，上海的冬天是能够安然度过的。

正是因为对冻疮没有什么印象，当这位女同学伸出她的手背给我看的时候，我的确有几分震惊。虽然她已经不再生冻疮了，但严重的冻疮在她手上留下的痕迹却清晰可辨。这位同学身材高挑，肤色白皙，但与此对应，她伸出的手掌却显得如此粗糙和灰暗，好像一层可怕的象皮包裹在她原本的骨骼之上。一见之下，顿时让我想起了有段时间在互联网上疯传的越南东涛鸡的鸡爪。她这双手，若是冬天长了冻疮，夜里在玻璃窗上作出手影戏，一定像怪物的巨灵之掌，能够收到非常惊悚的效果。

我想，这位女同学要是来这里，恐怕这一生都不会饱受冻疮之苦了。随着时日消逝，她手上的那层厚皮会渐渐消去，就会重新焕发粉红的光泽和适宜的外观，那么，她终于又可以恢复在大众广庭之下伸出双手的自由了。

这里的冬天，比上海还要温暖几倍。临近正月，你也可以穿两件衬衣来过冬。上海固然是海洋气候，除非反常年份，冬日的温度一般不会低于零度，但这里，则简直是畏冷畏寒人士的天堂。

同样，这里也适合我。

我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好几年。大概就在我听到同桌说起手脚发暖的事情之后的第十年，我终于也体味到这种感觉了。

应该是在一个冬日的休息日，我极其悠闲地踱到街上，吃了一碗平日爱吃的牛肉河粉面。还没有吃完，我便感到手上一丝丝的的暖意，好像生物课上用深色墨水浸泡树叶所看到的，在金光的光线之中叶脉间渐渐变了色。

我放下了碗筷，伸出手，静静地体会着这一刻。在静谧之中，仿佛有一群人簇拥着我，而我也好像正在经历人生一个重大的时候。蝴蝶的翅膀在一片暖意之中慢慢变得坚固，翅膀上的脉纹和斑点在阳光下渐渐闪亮。我想，我就是在这一刻，感觉自己终于成为一个正常人的。而这一天，与我那懵懂的同学相比，姗姗来迟了十年。

过了几天，当我从双脚处再次感觉到这股身体的暖流之时，我已不再像第一次那般激动了。我漂浮在赤道温暖的海面上。如果不是来到这里，就不知何年何月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了。对此结果，我已心满意足。出发的呼唤已经来临，从那之后，在身体能力上，我再也不曾觉得自己有别于他人了。

我已经是一个健康人了。

毋庸置疑，我的创世纪开始了。

## 14.姐姐小区的小孩之事

我们会时常遇见令我们愉快的事情吗？说实话，并不会。可以说，年纪愈大，遇见得愈少，记忆也更为稀薄。不过，有一件事情与之相反，我们也不大能遇见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但我们都少见地记忆尤新。

小孩子的性情如同初春的天气变化莫测。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天如同层层叠叠的新生枝芽，新的体验很快盖过了旧的记忆。想像这种东西，如果不曾加以固化，很快就会消弥殆尽。

在我几乎遗忘我对喻洁钢的种种想法之时，姐姐无意之中，跟我说起了她听人说起过的一件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桩事情，引起了我内心一种莫名的恐慌。

她说起了在她小区发生的一件离奇案件。

她小区都是一排排的六层楼房。可能因为建成比较早，这些楼房都备有水塔，防止水压过低时，居民用水不便。现在的居民楼房，已经不再是如此供水了。在姐姐住的那一幢楼房附近，有两家人住在顶楼，也就是六楼。这两家人各有一个小孩，一男一女，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奇怪的是，这两家人大人的关系相互都非常要好，但这两个小孩彼此之间却水火不容。他们一见面就会争吵不已，有可能还会大打出手。任凭双方家长如何调停，道歉也好，和好也罢，下一次见面安静不了一会，就立刻重蹈覆辙，场面非常激烈。偏偏这两家又是开门相望，比邻而居，小孩难免见面，为这事也免不了头疼。但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解决，只能希望小孩子长大，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关系淡化消融。

其实，人们都是从小孩子的阶段走过，对于孩子之间的友谊也有相当的体会。这种孩子之间的关系的确少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通常来说，孩子的行为不可能无缘无故，他们之所以存在这种紧张状态，恐怕有很多因素。比如跟大人们的态度有关，或是跟学校环境，又或者是他们这两个孩子从前上幼儿园时就有交集，但是，从姐姐的角度来说，这些因素关联就比较弱了。因为她跟这两家都比较熟悉，她认为这两家的家长都是性情稳定，比较可靠的，小孩子的学校和朋友等等环境，又基本是了解的，他们跟其他孩子关系都正常，其他孩子之间也不似他们这种紧张的关系。小孩的生活范围较小，除了家庭和学校，已想不出其它原因了。就这样，这两人为何发展到今日这种局面，已不得而知，姐姐也只能用天生宿命来解释了。

突然间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小孩子就闹得特别凶狠，见面谩骂打架，砸门摔玻璃，种种行径都不像是小孩子应有的。这段时共用，只要一见面，他们两人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触即发的雷鸣闪电。双方的家长对此也措手无策。在旁人看来，也不过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争斗罢了，但如果能亲见这两个孩子的现场，就会明白这两个孩子恐怕不是玩玩闹闹而已。

“这难道就是二人前世的宿仇，延续到了今日？”姐姐也十分不解。

突然之间，这两个孩子就和好了。不知如何，这两人就不再见面争吵了。大人们每次见到他们两人呆在一起，都是安安静静地写作业，或是看电视。两家大人松了一口气，以为果然等孩子大了一点，就懂事了。周围他们的邻居同事，大家也都这么想的。就这样，过了大概一个月，小女孩忽然失踪了。

小女孩的妈妈正好在家，她恰好看到这两人一起出门，结果小男孩回家了，却没有看到她的女儿。她当时也没在意，毕竟小孩出门玩，回家晚点很正常，家里也有事要忙，没想到小女孩就此失踪。问小男孩知不知道，小男孩摇头说不知道，没有与她一道走。报警寻人，上下折腾，大概半个月也没有结果。那时时值夏季，正是暑假期间，这幢楼另外一排的住户有一家就感觉最近的自来水味道稍有不同，因为他正好是水电工，有一些经验，就打开楼顶的门，想去查看了一下水塔。他就担心，怕是什么老鼠麻雀之类掉进了水塔，引起异味。烈日之下，甫一开门，他就闻到了一股隐约的腐臭气息。找到方位，爬上水塔，他才发现水塔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没有上锁。打开水塔一看，那失踪的小女孩脸朝下，正飘浮在水面之上。

得知情况之后，她父母的悲痛之情自然不用再提。等到心神初定，小女孩的母亲才意识到，原来她看到这两个孩子一起出门时的景像，竟然是她见她女儿的最后一面。她不禁忍住悲伤，疑心大起。可是，无论怎么询问，父母也好，警察也好，那个小男孩都是神色镇定，或者说面无表情，问什么事情都一概摇头，说不知道。

原本听姐姐说这件事情，我便有一种危机四伏之感。听姐姐叙述到一半，我便猜到最终的结局了。随着事件的推进，事态的逐渐明朗，我反而愈来愈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只有这时，听到姐姐说到这小男孩一概摇头说不知道之时，我才骤然间明白过来了一件事。

难怪我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我一度怀疑，姐姐是不是正在借这事暗有所指地影射我？有些想法，虽然危险，但我从来不曾口不择言地信口胡说，难道是姐姐知道了当时我对喻洁钢的想法吗？一时之间，酷热蒸笼环绕我身，我张口结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

这时，是姐姐的这句话拯救了我。我明白了，这个小男孩，跟我是一样的。原来，在这世上，存在着跟我一样的人。

我好像身处黑暗之中，我在幽暗之中静静审视着他。你呀你呀，只要你在他人询问之时，表现出一丝一毫惊慌失措、痛苦失意的神情，我都会相信你，相信你只是出于偶尔，那小女孩失足坠落，你也是头脑空白，无计可施。只要你表现出一丝一毫人类惯有的无助悔恨、痛苦悲伤，我都会相信你不是不可救药，不是病入肓荒，你还有救。

可是，你没有。

想要成为一位福尔摩斯吗？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去成为一位冷酷无情的罪犯就可以了。看着他，我不禁全身发冷。他跟我一样，是踏着地狱的焦土来到这人世之间的。但我与他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没有像他那样，身体力行地实施恶行。这位小孩，是一位恶魔，小小的恶魔。

## 15.与鬼脸的重逢（床单魅影）

这位叔叔，虽然每次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却从来也不曾更多地为他着想过。除了在打针这种我认为最难捱的时刻里，在其它时间段中，他对我来说，都形同虚设，直如空气。在那种的时间段中，我不会去注意他是否在场，是否加我以援手。之所以如此，归根究底，是我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地明白，一位成年人并不需要一个孩童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旦脱离险境，进入自由自在的境地，他也乐于袖手旁观，只需默默注视着我，即可达到某种安定的心态。可以说，在旁人眼中，我无意中成功扮演了一个孩童无忧无虑的本真角色。但是，有些时候，我也突然意识到，生命中的机缘也会出现逆转，一位本来无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投掷予你的善意，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在你心中被唤醒了。就此，他完成了转型，成为你心目中某种形式上、不可逾越的人性鸿沟。

有一个晚上，我突然醒了。我感到莫名其妙，要知道，失眠这种事情，随着年龄渐长，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在孩童时代，这可是难得一见的体验。

虽然病房彻夜不熄的灯光，为我壮了几分胆色，但我还是感到有某种不安。周遭似乎过于安静了，我转头四顾，终于明白了让我有异样之感的事情。

那位叔叔，不在床位上了！

那一张床，是空的，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上上下下，反来覆去，看了这张床好久，它还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样子，那位叔叔既没有突然从床单下翻一个身出现，也没有踢踏踢踏穿着拖鞋从门外走进来。

那位叔叔就是不在了！我对自己说。

他去哪儿了？

刹那间，一个念头自己跑进我的脑海之中。

“他原来死了！”

我也不知道为何这种念头就会自动出现。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死亡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我双亲犹在，姐姐相伴，亲眷无不健康。有关死亡之事，要么相隔已久，要么远在天边，于我并无太大关联，但是，在这种时刻，不明缘里，我却感到它近在咫尺之间。

直到那时，我才细细想起那位叔叔的一些异样之处。

他那双厚唇，恐怕是天生的。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这双与众不同、好像天然肿胀的嘴唇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来又是带着一双圆框深色眼镜，加上肤色黝黑，在我眼中，可是一个丑陋已极的形象。由于害怕我厌恶嫌弃的眼神被他看穿，我不得不扭过头来，不再看他。

“啊，这叔叔可真丑。”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双嘴唇的特异之处与日俱增。慢慢地，它上面开始长出莫可名状的水泡，经过治理之后，似乎稍有收敛。那时，他嘴上已是红红紫紫，状貌可怖。不知什么时候，水泡又一次爆发，几乎已经不可逼视了。从那时起，我的眼光就不再直视他，而是左顾右盼，不敢停留了。

只是，到了此时，当我再次回想到他，那番感受便再也不同了。

我不免细想我自己，有否真正正视过这位叔叔。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我从来也不没有问过，我从来也不曾关心过他的任何细节。我只能在我的回忆中找寻参照物。我知道，从来也没有一位来客拜访过他，他一直都是静静地坐在病床上。难道他在这世上并无半个亲人，又或者他天生就是个在异地他乡讨生活的人，来不及告诉亲人？想到此处，我的心不由得又在细细密密处痛了一下。

我想到我自己，那么多的时候，我心目中只有我自己，却没有他。他得了什么病，他喜欢吃什么，什么颜色他喜欢，他会唱歌吗，他最喜欢的人儿是谁，那么多的问题，我都应该问他，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尽管如风的伤心失意呼呼吹起，我却一心一意想到的，却只是我自己。

我只想着，原来，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能够在我打针的时候拥抱我的人了。一想到往后我不得不面对按着我、压着我，要给我打针的一群人，我不免泪如雨下，在被单之下，无声地哭了起来。

我不由得想起我最初见到他，心中嫌他长得样貌古怪的情形，心头不禁懊悔无比。

“若是能够回到最初，若是能够再见到你，我一定不会管你长得有多丑，有多怪，一定要紧紧地拥抱你，就像你紧紧拥抱过我一样，在你难看的厚唇上用力地吻一下。”我心中如此一想，顿时好受不少，感觉中，仿佛真有人用力拥抱了我一下，我心中多少感到一丝快慰。

小孩的心情，如骤雨疾风。当我自觉好过，泪流满面地从被单下面探出头来，又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顿时把那离情别绪、伤心惆怅一齐抛却，全神贯注察看起这件事来。

每当小孩子心情低落，不多一会，他便又兴旗击鼓，精神抖擞起来。那世上一件奇事接着一件，好奇心重的小孩，是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情绪状态之中。《黄帝内经》也道，小孩子，哀而不伤。我转眼之间，便把叔叔忘了个一干二净，只盯着眼前的床单看个不停。

那张床，还是老样子，是一张空床。但是，在那床边上，床单下垂之处，远远望去，那些褶皱竟然幻成了一张鬼脸。我不由得大为惊讶，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悄悄躲在了被单之下。

躲在被单之下，不知为何，胆气又壮大不少。那蒙蔽双眼的被单，说来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但凡可怖可怕之物，一旦手拉被单，顿时感觉危险被排除在外了，饶是天大的怪物，只要看不到，马上就不用再害怕，这种事，在小时候，只敢人人都有过体验。

等过了一会，被中太热，我又悄悄探出头来，朝那个鬼脸的方向望上一眼。说来奇怪，这鬼脸每看它一次，都会觉得它的轮廓益加鲜明，神情益加生动。再多望它几眼，便只觉它仿佛在瞪目吹须，转眼就要从床单上跳将下来，如此一来，又只好被单加身，多躲上一阵。

反复几次，我竟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那张床还是空的，却浑然记不起鬼脸之事了。等到晚上要睡，才想起来，昨晚可是有一个鬼脸在看着我睡觉呢。战战兢兢，侧身起来一看，那张床单也不知是怎么么一回事，平平整整，哪里有什么鬼脸的形状，连半个褶皱都不见。一面诧异万分，一面又惋惜不已，转头而睡。至此之后，再也没有在医院里半夜醒来的经历了。

我原来以为，这件事，我会遗忘掉。就像我小时候做过的种种事情，每当我父母提起，我自己也如在云里雾里，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发生过。但是，我错了。

在我工作在南方的一段时间里，要经常性地去各地的厂区处理事情。那时，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逛书店。每到一处，我就会到处找寻书店，通常左翻翻右翻翻，试图找一本书来打发时光。那一次，我就找到外国小说那一栏的书架上，四处浏览符合我口味的小说。我的眼角就总发现，旁边一堆码好的书上，似乎有一个窟窿。我开始时，倒也没有在意。但是后来，发现这架书实在是无趣之至，翻了小半会，竟然没一本看得上眼的书。这时，那个窟窿好像越发明显起来。一般来说，如果书店的书不放在书架上，多半是因为它比较畅销，或者是新书，也有可能就是存货比较多的书，而且这些书，我一般并不信任。对于看书，我自有一套鉴定之道。可是，现在无书可看，我便把目光一转，投向这些我原来不太感兴趣的书。

这一看，我便吃了一惊。那本我原以为上面有个窟窿的书，那本我原以为是本破书的书，上面赫然印着那张鬼脸。我原来以为我早已将它遗忘，谁知道此刻，我一眼便把它认了出来。

为什么会记得它呢，我不知道。日子已经那么久远了，记忆仿佛都结满了蛛网，我从来也不曾想到过它，然而它一出现，我便知道了它的来处。

有多少往事，我们以为遗忘了，却铭记在内心深处呢？又是什么事情，我们会过目不忘，矢志铭记呢？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恐怕只能让时光自己回答。

我伸手把这本书取下，连挑也不挑，直接付款走人。这本书的名字叫《惊情四百年》。我把它带回家，细细诵读。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位信使，在特殊的时刻来向我通报信息。然而我还是扑空了。这本书乏味至极，趣味极差，我花费两个钟头就通读完毕，但我却没能找到能够给我启示的情节章节。我转手将它束之高阁。

我毕竟是在人世间生活，哪会有那么多巧事呢？说到底，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怀旧情绪在作怪吧。但是，当事情过后，人们又不免为这件事情加上其它的标签。这也许就是算命人说的那种信则灵、不信则无的说辞吧。

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这本书，的确完成了使命。有一件事情即将发生，然而跟它内容中的吸血鬼情节毫无关系，只是跟它的书名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 16.与女友的重逢（爱情故事）

有时候，我感觉人生就是一场重逢。在一切的最起初，你会遇上各式各样的人儿，一旦过了生命的中途，你就会不断地与这些人辗转邂逅。这些人变幻出了各种形态，歪曲了你身边的时空，从你生活之中，从你工作之中穿梭逡巡，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在你眼前。一会儿，你以为听到了你好久不见的朋友的嗓音，当你转头一看，原来是你工作场所新入职的一位同事；一会儿，你看到一位陌生人斜靠在墙上，那侧头抽烟、愁眉苦脸的稚气神态酷似少年时代的一位邻居小哥，而当你认识了他之后，发现不止神态相似，他的性情也与你的那位邻居相差无几。犹如一位植物学家，在他有生之年的前半段就已认识了这世上的大半植物，在他余下的日子里，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在这些他早已熟识的植物种属之兜兜转转而已。正如新品种的植物极其罕见，具有新颖品质的人类在芸芸众生之中也同属凤毛麟角。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技术推广会。一个人似乎正在要向我说什么，我抬头一看此人，突然之间，一颗神秘的天体熠熠升起，在我心头划出了弧线，开始了它的行程。

小时候，病房里那位总是在我打针时用拥抱安慰的叔叔给我留下来了深刻印象。虽然事隔多年，可是我还是记得，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位叔叔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他脸色暗沉，半长篷乱的头发随意地偏向一边，鼻上戴着一副深色的宽边眼镜，那镜片厚度让我都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在我那孩子气的势利眼中，他的样貌几乎可以称之为丑陋。我如何能够喜欢他，亲近他？在他脸上，最显著、最难看的就是他的那副厚唇。这嘴唇，绝不像是病理，更像是天生如此。那神奇的厚度和宽度之上，又不知因为他生了什么病症，大大小小，遍布浓疮。上面又大概是涂了什么药剂，青青红红，简直不堪直视。这令人惊骇的双唇，令我不得不自行转头侧目。我的眼光找寻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目标，我害怕我那惊奇的目光令他心生惊异。要是他看出我觉得他样貌丑陋，岂不是更加会伤心难过？生了重病，本已是痛苦之事，现在从别人眼中反观自己，益发是丑上加丑。如果我是他，我恨不能马上死掉才好呢。可是他似乎丝毫没有觉察我的心理活动，依然裂开嘴，朝我笑意盈然。从那之后，我便知道，他可不在乎自己有多丑呢。在猜到他的死讯之后，夜深人静之时，我不免想到我曾经有过的这些心理活动。一想到他对我的喜爱之情，对比我自己对他容貌的这种苛求，我不由心生愧疚之意。我多么希望，如果时间能倒流一次，当我再一次遇见他之时，我一定会不顾他的丑陋，我会搂住他的脖子，在他的厚唇上——无论这嘴唇多么难看——慎重其事地吻上一下。

就在看到这个人的双唇之时，我便记起了我自己昔日在深夜里暗暗许下的诺言。一看到他，我就想起了那位叔叔。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人身上见过这种厚唇（好像印章一般的厚唇），只有眼前这位和那位叔叔才拥有。这两位相似的人儿在我眼前重合，我艰难地咽下了一口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项难以达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我特意结识了这位男子。可是对于我结论他的真实意图，我却无法向他启齿。每次我都劝自己放弃这个任务，白日这么做，的确毫无困难；但是当夜幕降临，我又开始辗转反侧，我的诺言横亘在夜空中闪烁不定，我许下的愿望不会凭空消失，我的心牢牢地护守着这个诺言，可是我偏偏无计可施。可能他也感觉到了我的焦灼心情，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朋友关系摇摇欲坠，这益发增添了我的苦恼。

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有一位救星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前去相亲。

“为什么要我陪你去？”

“帮我参谋一下，就当我请你吃饭。”

在大多数场合，相亲的人们都会找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相伴。

人间的喜乐故事，总是靠这些世俗习惯支撑着。

我笑着答应了。

相亲时，有一位与我对应的人儿出现了。朋友相亲的对象身边，出现了一位看样子职责与我相仿的姑娘。

就在我看她第一眼之时，一片蓝色的海水，带着丰富充盈的白色泡沫，温柔地将我簇拥起来。

突然之间，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下来了。那些围绕在我身活动着的影像都蓦然暗淡下去，悄然散去，只剩下我们两人站在一片幽昧的星光之中。

我好像在进行一次魔幻般的航行。在我脚下，星辰组成的河流缓缓旋转，逶迤闪烁，正在向她不断飘浮流动。

玫瑰花瓣上的露水正有一滴缓缓落下，激起了一层层细微的涟漪。池溏中的一只仙鹤遽然一惊，回首朝我匆匆一瞥，旋即望空，展翅飞去。我向她走去，脚下扬起了一片烟尘。她也正好回转身来，向我的方向凝视不已。像草莓一般鲜艳欲滴而又柔软的双唇，犹如高脚玻璃杯的葡萄汁一般的眼神，朝我的方向转了过来。

一万粒星星向我神秘地眨了眨眼睛。

说来也奇怪，那种厚唇，在他脸上那么丑陋笨重，在这个女孩身上，却如此瑞丽无方，可谓光彩照人。我的心跳好像停止了。我那爱情，好像沐浴在火焰之中的一只凤凰，正向我展翅猛扑过来，留在我心头的，只有一声寂寞的回响。

没错，就是她！

是她来完满我的使命了！

剩下的，我已无毋多言。

如果我注定要写下一本言情小说，这就是我最完美的开篇了。

## 16.1 家庭和孩子

我不得不略过这一段。并不是我和她携手走过的恋爱故事缺乏动人之处，倘若你年少之时便饱览过无数本言情小说，你就会明白，真实的生活虽然比书籍中的情节平淡，在经历之中的人却对向他人分享毫无兴趣。小说之中的种种夸张情节固然引人入胜，实际上却很难套用在现实之中。当你经历了各种心理上的难关，行为上的勇敢，你往往只能在心中容下一个人的身影。

没错，正是她。

当我们不再以单独的身份行走在人群之中，而是以一个整体两个人一齐来面对这人生，一段全新生命的旅程就正式开始了。

过了不久，我的儿子便降生了。

人们的幸福总是这么短暂，在他一岁的时候，我突然知道了他竟然也是弱智儿童。

一道雷电击中了我，我茫茫然站在一片荒野之中望着如血的夕阳，周围的人来人往化成一阵烦人的聒噪耳语。我从不知道，我小时的胡思乱想让我的心会如此颠沛流离，到了如今，它又仿佛如影随形的鬼影，将我彻底从安定和幸福的奢望之中惊醒过来。我的人生，已断成了碎片。我望着这个孩子，他还在吃着苹果，看我望向他，不觉对我轻轻一笑。我胸中涌上来一片痛楚之意：孩子，今后你应该怎么活下去？忽然涌至的泪水濡湿了我的眼眶。这伤心的泪水我不曾为我自己流过，不曾为世上其它的悲欢离合流过，我却为你的来临流下了泪水。

## 17.再见的段武（1）

我正在找儿子的病房。

当我经过一间病房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在说道：“护士，谢谢！”一听到这声音，我便停下了脚步。这个声音，如此特异，蕴含着一种我曾经熟悉的特质，好似一道带有回溯之力的潮汐。

我挪不开脚，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转身径直走进了这间病房。

这病房有三张床位，窗户大开，窗外是近日难得一见的开朗晴天。在半枯半荣的梧桐树和形如尖塔的水杉树之间，在街对面橙红色的屋顶之上，澄澈的天空和白色的云彩闪闪发亮。

在传来那声音的病房之上，躺着一位男子。

一位护士匆匆地从他床边离开了，好像正是这位护士刚才检查了一下他的状况。

早已知道，时光会改变一切，这世上的任何事物都会在它面前土崩瓦解，雪销冰融。有谁能有例外？

我望着他。

岁月让他变了形，好像有一种奇特的气体充满了他的全身。虽然躺在床上，我也能看出他比从前大了好几个型号。原本坚毅削瘦的脸型变得扁平宽大，好像一条比目鱼一般转睛望向我。

本来被一股欢腾的心情鼓舞的我，突然之间又胆怯起来。我张了张口，却什么也说不出。片刻的尴尬之后，我便逃也似地转身离开了。

没错，正是他，段武！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可我却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害羞地逃走了。

回头细想这种心绪，连我自己也哑然失笑。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升起来又落下，像萤火之心在我心中一明一暗，像满怀着希翼的祈求终于实现了一般，能见到他，我就觉得是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回应了。

我边走边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呢？当我在内心深处如此自问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从前当我这样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是用“他会怎样做呢”这个句式的。一种朦胧微醺的欢愉之情，为我的重逢之喜添上了一层荧荧之光。我好似漫步在云端，有几分目驰神摇。我终于不会在依赖他的形象了吗？我终于不必站在他的阴影之下了吗？想到这里，那番酩酊醉意，究竟是快意，还是痛惜，连我自己都如坠云里雾里。

那里夜里，在辗转反侧间，我终于睡着了。醒来后，我记起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境之中，我又回到了学校，那个我读初一他读高一的学校。

恍惚间，我站在操场旁边的过道上，中间隔了一个蓝球场，我回头一望，就看到远处的他背对我，穿着运动衣，跟旁边的几个人正在说话。分不清到底是午后还是黄昏，我和他之间的蓝球场上，到处人影攒动，好像从前课间时分。我正准备像从前那样离开，只望上一眼就回到自己的教室中去，谁知我低头一看，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小时候是因为生性羞怯，我从来也不敢走上前去跟他上一次打招呼，可是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正在彷徨之间，猛然间，我心中那个沉睡已久的小孩子苏醒了。他一阵风般地跑在我前面，伸手拉住我，不停地催促我：“快上去，快上去跟他说句话，你可是你的偶像啊！”

多少年来，我在我内心深处只找到过这个孩子曾经存在过的若干印记，我以为他失踪了，或者说消融在我另一个自我中了。可是谁知道，现在这个时刻，他却忽然在我内心的某一个我不知晓的角落苏醒过来了。

他在我面前欢喜雀跃，引领着我，推搡着我，排开众人，沿着路径一路向前。可我知道，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看到他。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不禁想道：这就是我吗？要是我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能像面前这个孩子一样，勇敢，坚定，为他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行。

当我不再被动地前行，而是主动地迈步，迎向我的命运之时，我有一阵子没有想到他。而当我终于站在段武面前，我稍一停顿，回身一望。他跳跃的身影早已行踪渺渺，在空气之中化为乌有了。

那一刻，我的心中怅然若失。我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一直伺伏在我心中，潜藏在我呼吸的空气里，只是为了等待某个特定的时机，而他等待的时机，正是眼前这一刻。正因为有未完成的希企，他才能够存在于我心间，而如今，我的愿望就要实现，完成任务的他，自然就会消散殆尽，离我而去。

我想，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会意识到，在他生命的某一刻，他不得不鼓起勇气，向前迈出第一步，不得不如此与过去挥别，切断从前弱小的自我，开辟一条专属于自己的道路。

就在那时，我醒了过来。

## 17.1再见的段武（2）

在经历了最初而又最难的精神状态之后，我坐在他的病床前向他介绍自己。他微笑地望向我，说道：“我认识你。你一来我就觉得你眼熟。后来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我不禁惊讶万分。

他见我神色惊异，便继续说道：“有一次学校组织篮球比赛，我去做裁判员。有一场比赛好像是你们班级输了，结果你和其他两个同学在观众席上向我扔石头……”

听到这里，我顿时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凭心而论，这种行径在熟悉我的人看来，多半不会发生，因为我一贯的行为就不是如此顽皮淘气的。但我内心深处，则非常清楚：如果对象是他的话，我倒是相当有可能这么做的。

“不，我没有扔，是我那两个同学在扔。”

“不，你扔了，还扔了一个比较大的石头。”

我一时不禁语塞。

在跟他的对话之中，我也慢慢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不，当时我的确没有扔石子。但是，当同学向我展示他手中的石子时，我确实有一种无以名之的幻觉，我觉得我抓了一粒最大的石子，转身向他掷去。石子打在他的运动衣上，他回头向我们怒目而视。

我无法向他解释清楚那种幻觉与真实的区别，我非常确定我没有实施任何行为，但我的回忆确实准确吗？他眼中的事实跟我眼中的事实会一致吗？不顾一切地解释会不会事得其反，背道而驰呢？

有些时候，我们眼中的世界会与别人的不同，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只要我们有共同的话题、相处甚欢，就没有必为这些小小的不同点争得面红耳赤，鸡犬不宁了。

“那你没有生我们气吗？”我问道。

“当时还是有点气的，但是后来想想，其实我当时的裁定并完全不准确和公平，所以你们会发泄一下。”他回答道。

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这就好像你向一个靶心描准，却打中了旁边另一个靶心，既匪夷所思，又皆大欢喜。

说着说着，我和他都笑了。我沉浸在一种天花乱坠的喜悦之中。也许是当时午后阳光的温暖，也许是他眼中温和平缓的神情，我突然领悟到，我和他——我的偶像——之间相隔的，只是一道透明的空气和身边偶尔闪过的、路人的身影。

## 17.2再见的段武（3）

## 18.最后的致意

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也许是可能的。

当我夜半辗转难眠之时，我便走出舱房，在甲板上边走边想着。

轮船平缓地行驶着，即使是夜半时分，也几乎觉察不到马达的轰鸣声。

小时候就多次乘坐过这类大型游轮，行进时船体本身会轻轻震动，再加上江上此起彼伏的翻涌波浪，站在甲板上，有一种熟悉的体昧油然而起。这种滋味并不是舌尖上所能感受到的五味，而是身体里某一个负责平衡的部位被唤醒了，有一种似醉非醉、似酣非酣的失重之感。

当我经过灯火通明、少有行人的走廊，我还不曾感觉到有任何异样。我走到船尾，在那里站了许久。那里是我最喜欢待着的地方，白天的任何一个时刻，顶着当头的烈日，或是斜照的夕阳，我可以半倚在栏杆上呆呆地望着船尾涡轮卷起的浪花和水纹看上好半天。微煦的阵风时而温柔，时而强韧，轻轻撩动着我的鬓发，抚弄着我的脸颊，在空中如絮的白云之下，在四周白色翻飞的江鸥之中，我仿佛穿过了一重又一重的时空。

到了晚上，那里依然令我着迷不已。夜深人静，此刻若是有一轮素净的明月无声地贴在半空之中，那固然最好，可是，那天夜里，天空中无星无月，天幕里一片荒寂。四周没有一个人，我站在那里，看着船尾灯光照射下那一圈光晕中浪花上下翻腾，静谧之中，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那里半梦半醒的神游状态之中突然惊醒过来。我看了看手表，差不多正是三点。

“怪不得觉得夜色有点凉了，人也不见一个。”我站起身来，稍微活动了一下，便沿着船尾的栏杆向船中部走去。

就在那时，我发现了异样。

轮船似乎如常地平稳地向前驶去，尽管有几分微凉，江风也似乎无恙地依旧吹拂过来，我却感觉有什么东西已经跟从前不同了。

船上灯火通明，却冷冷清清。目极之处，除了我自己，看不到任何一人。

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正在睡梦之中，真是没有什么人出来活动了。

所以，走廊上看不到人是正常的。

不，那个让我感觉不安的异常，不在这里，不在船上，而是在船体之外。

我站在船尾并没有注意到两边，直到走到了船中间，才回头看了一眼。

只向外面看了一眼，我心中便情不自禁地一惊。

眼见这情形有几分难以置信，我再次从船尾原地绕了半圈走回去，却看到，原来船另一边也是如此。

只见船外的江面茫茫一片，黑不见底。

但是，这还不能确切说明情况。

从前坐这船的时候，到了晚上，吃了晚饭，出舱伏在栏杆上，能看到两岸灯火辉煌，璀璨无比。若是经过比较有名的桥梁，那桥上更加是明灯耀映，火树银花，那光亮倒映在江水之上，波光粼粼，闪动不止，简直亮彻一方。视力比较好的话，不止是能看到桥上，还能看到岸边有人走动或是骑着自行车。即便是经过一些人群不是很密集的地区，江边的灯火也总归是连绵不断。虽然间隔更长，但是，一盏盏临江的路灯或是从更远处民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是相当繁多的。但是现在，岸边看不到一点灯火，我竭尽全力想要尽我的目力看到岸上的景致，谁知那里无论你如何看，却始终呈现黑沉沉的一片。

也不知道这些人都去了哪儿了！我暗自惊道。

看着看着，在我目力难及之处，影影幢幢，起起伏伏，我的想像力为它加上了一片片连绵、密集的芦苇丛。这芦苇丛一眼望去，难尽其边，沿着长长的岸堤漫延开去。倏忽间，一阵冷冷的江风吹过，吹得那黑乎乎的芦苇丛分开又合上，仿佛其间隐藏着无穷奥秘，那种诡异之感难以言喻。

在船上的灯光照射之下，只有一圈视野，再远就只剩黑暗了。在那圈视野之下，只能看到混浑的江水汹涌奔腾，一闪而过。在那之外，江边转瞬就化为玄黑之色，好像石油一样闪着光芒。远远望去，这片江水无边无际，几乎看不到尽头。船体轻轻震动，就在黑色的江面上奋力前行。突然间，我有点担心，害怕这船出了故障，转眼就沉没下去了。

我便想到，如果整个地球只是一个平面，一次巨大的洪水垄击了大陆，这世上唯有一片茫茫汪洋，也只有剩下这一条船，也只有我们这一船人存在于世，不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在那片片芦苇之中，其实并没有什么陆地，这些芦苇都是漂浮在江面之上的，居无定所。

在这浩渺无边的黑水之中，有一头巨兽匍匐于这一片芦苇之下。它被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亮惊醒，从水中轻轻探出头来。那巨大的头颅出水之时，在船上的人们只听到了远远水中传来的一声轻响，因此也不曾有任何警惕之心。

从这头巨兽窥视的眼中望去，在这天地间唯有暗沉一片的世界里，忽然有了一条船。这条船发出些微昏黄的光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之中，成为如此明显的标志。它如此弱小，好似一点萤火，孤零零地行驶在漫无止境、漆黑无边的水域之中。

站在甲板上的人只有一位，他心怀焦虑，因为他不知道这条船究竟能这样行驶到何方。

也许在燃油耗尽之前，他们能够到达一片陆地或是岛屿，那就是他们最好的命运了。

在整个天地间充斥的，是水波之声和这条船发出的马达轰鸣之声。他强迫自己静静地倾听着周遭的动静。突然之间，他发现某种异样的东西。

船上的灯光落上水面上，他能看到光亮所及之处与暗处有明显不同。在灯光的光亮之下，水面略呈浑浊的黑色，但也带着一点泥黄。而在光亮难及之处，唯有无穷无尽的黑暗，这片黑暗甚至无法分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空。但是，在这一刻，他确信自己看到了不同之处。

在船体发出的微弱灯光下，他看到在水面之下，有两个大约舱门大小的巨大物体在波光之中发出红色的光亮。他吃了一惊，那物体似乎正在水底跟随着他。他不觉死死盯着这两个物体瞧个不停。大概过了两三秒，他不敢转动眼睛，大气也不敢出，那发光的两个庞大物体仿佛就在黑色的水中一直与他的视线平行。他惊惶地想到，之所有能有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物体的游速很快，恐怕就是因为这物体在水面之下的很深之处。

在他眨眼的那一刹那之间，他只听到一声出水的扑哧声。脚下的航船似乎处在一种剧烈的动荡之中，他一个踉跄才站定了脚跟。他看到船外水面上涌起了一道又一道巨大的环状波纹。正是这波纹让他的船儿几乎翻覆。在他眼前，那两个巨大的光体飞速升起，一道黑色的墙壁在他眼前凭空出现了。

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远处这条船驶出的方向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灯光通明的船只上，一个人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地望着他面前的这个庞然巨兽。相比之下，这条可容纳几百人的游船是如此渺小。

空气仿佛静止了。

如墨般漆黑的空间中，那条船发出的光芒好像蝉翼一般稀薄，在它对面，一道奇形怪状的黑色曲线掩映在暗淡的背景之中。

那两个体积巨大的发光物体，原来是这只巨兽的眼睛。船上的光亮映在出水巨兽的一侧脖颈之上，带着淋淋的水光。这巨兽形体就像那恐龙时代的蛇颈龙，正半曲着头，用它那发亮的红色眼睛，与船上那个人默默地对视着。

“想不到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史前巨兽存活着！”他慌乱地想着。

突然之间，有更多的红色光亮从水底聚集而来。巨大的波浪一道接着又一道，在他面前，在船的侧边，涌出了一只又一只巨兽。

“一，二，三…”他心惊胆寒地默数着。

不，不，不，还有更多。

沿着船的来路，迅速游来了更多的红色灯笼。转眼之间，水面上前前后后、参差不齐地升起了不知多少只长颈巨兽。这些怪兽颈腹向着船只的方向掩映着一片微微的灯光，颈上的水潺潺地向下流淌，把这艘游船团团围住。

船上的人儿一只手遮住嘴唇，仿佛被这梦魇一般的场景吓住了。

在脑海之中目睹了这番情景之后，我只能说，确实觉得受了几分惊吓。我自然知道，那绝不可能发生，便转身回到舱房，倒头睡下。可是，不知为何，一直睡不着。耳边船舱马达声比起平日似乎格加暄嚣，吵得我心头惶惶然，也找不到什么头绪。我抬头看了看对面上铺睡着的儿子。他正面朝过道，双目紧闭，睡得正死呢。我不禁莞尔一笑，心想：到底是小孩子，这样吵闹也能睡得着。长夜漫漫，辗转反侧，始终未能再次入睡。

待到舱外天色蒙蒙发亮，大概四五点钟左右，我不得不再次从舱床上翻身起来，正在床沿呆呆坐着，突然之间，感到脚下的船体传来极轻的一震，震得房间里放在门边几上的一个水杯扑通一声滚了起来。

我连忙一跳而起，扶正桌上的水杯。与此同时，我望向舱外半明半昧的天色，心中不由得想起昨夜里在一片黑暗中脑海中所浮现的幻像，有几分奇怪：该不是真有怪兽在撞击游船吧？

这时，脚下又传来一阵震动，这次的强度明显高于上次。这一震，我只觉得我的鼻尖也猛然随之一震。我好像凭空起跳了一下，转瞬间我又回到了原位。不过这一次，没有把茶几上的水杯震倒。这茶杯就在我眼前，向上跳了些许，又落在原地了。与此同时，我还听到一声沉闷的爆响，好像正是从脚下的舱房里传来的。

怀着一种诡异的预感，我叫醒了我的儿子。他睡眼惺松，神情茫然。我那时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示意让他跟着我。我不想吓醒舱房里的其他游客，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甲板上已经站了一些早起的游客了，脸上都带着几分惊异之色。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神色，便快步踱到了船尾。事后想起来，这真是愚蠢之举，但当时的确不明就里，类似的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所以一点警惕之心也没有。

走到了船尾，就发现船体开始倾斜了，只不过十多秒钟的时间，那斜度越来越大，附近的舱房里开始传来乒乒乓乓瓶罐滚落的声音。

应该是有大麻烦了！我心中暗想。

我拉着儿子，想返身回去拿救生衣，这时船体又剧烈震动了一下，一声巨响从脚下传来出来。还没来得及反应，第二声巨响接踵而来。只不过一瞬间，一股强劲的热流斗然把我推了出去。

我仿佛置身于一片浓雾密云之中，头疼得厉害，左侧身体火辣辣地痛，偏偏又有一股强烈的冷风从身后劲吹而来，只想蜷成一团。在那一时之间，我难以确定究竟身在何方。等到我有几分意识了，我感到一半身体依旧火辣辣地痛，另一半身体却又一片冰凉。我好像还是飘浮在半空之中，但好像有无数只小手在背后一波又一波地推搡着我。那时，我才知道我已跌落在江水之中了。我想动弹一下，谁知四肢却好像被抽去了精髓一般毫无气力。四周的水流汨汨涌动，不断地把我向上推，又向下拉，好像有无数个泡沫在我身边产生又爆炸。

我只觉得很累，一种莫名的疲乏油然而起。

我这一生应该是要结束了吧？

该来的，总会来的。

当我这样想时，多年来，那种害怕紧张的情绪在这一刻忽然得到了释放。

就在那时，仿佛有一只手从水中紧紧拉了我一下。

我想，那时我应该又昏迷过去了。

各位看官，我的故事到此处，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 18.2 最后的致意（2）

时光好像倒流一般。

当我在医院守护着儿子的时候，我看到对面病床上坐着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孩子。这孩子乌黑的头发，尖尖的小脸蛋，笑起来眼睛发亮，有时兴奋了，便一阵风似地到处乱跑。我很喜欢这个小孩子，便经常送他一些小玩艺，比如一个苹果或香蕉之类的。本来有心想叫他过来跟他说说话，顺便也让他陪一下儿子。

但是，正这么想着，突然间，我便愣住了。

好像时光真的会倒流一般，曾经的往事如梦一样在我脑中苏醒过来。

当年的我，不也是那样坐在对面吗？

不也是故意不走过去吗？

有时候，那孩子的父亲看出我对他的喜爱之心，便让他来陪陪我们。

我笑笑摇摇手，阻止了他父亲。

我如何会不理解这个孩子呢？

如果他想到出去玩，那就让他出去玩，为何为勉强他呢？

他要出门去，自然有他出门去的理由。

他既然这么做了，必定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吸引他的地方。

等他对这个游戏腻味了，就自然会乖乖地坐下来，找他平时故意忽略的东西了。

果然，过了几天之后，他便跟我的儿子玩在一起了。

天真的问题，天真的回答。

这两人在一起，就玩着一问一答的游戏。

有时问有关漫画的问题，有时问有关电视的问题。

看他面前向儿子说着话，语速好似热锅炸豆子，我便一把抱起了他。

他小小衣服下的身躯跟着他的说话，一直扭动个不停。

我心中不由感慨不已。

在一瞬间，回忆笼罩了这个病房。

我成了当年拥抱着我的那个叔叔，而这个孩子变成了当年的我。

我的心充满了一种温柔的力量。

我想把这种能够战胜病魔的力量传递给他。

也许，有朝一日，这个孩子终会记起有一位叔叔曾经为他这样做过。

也许，他有一天，也会遇上这么一个相似的一天。

爱，是可以延续的吧？

我想，如果只有一个答案的话，那么这个答案就是：是的！

爱，是可以延续的，千真万确！